

2 /
71-110

614

7

KA

1507

夜

馬 丁 奈 著
成 紹 宗 譯
王 獨 清 序

上 海
滬 濱 書 局

1930

序

這是一件最可欣幸的事：馬丁奈（Marcel Martinet）底“夜”被翻譯到中國來了。

像這樣在目前世界上可稱為最少數的，難得的脚本，若借這個翻譯，能得到在中國實演的機會，而且只要一般人能夠了解時，那一定會發生一些狠有意義的影響。不怕這個作品底出生是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距現在已經隔了八年，可是我相信——我想我們大家都是相信的——牠所表現的精神卻還一點也沒有過去，並且，適得其反，越是

[1]

283361

到了今日，新興階級底鬪爭越是加緊了起來，便越見得牠給我們指出的事實是特別的深刻，真實，能使人感到切腹的深省。

現在，我先來把我所知道的馬丁奈在這兒作一番介紹罷。

這位作家底名字現在怕算是第一次纔正式到中國人底眼裏的。不過，他卻早已躍上了歐洲左翼作家（注意！可決不是我們中國冒牌的左翼作家。）的席位，而且現在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出生的國度是“大革命”發源地的法蘭西，他幼年長育的地方聽說是昔年盧梭送交“人類不平等原因”那篇名文的狄戎（Dijon）都市。

提到法蘭西，我們都是知道的：這個國度在歷史上產生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學，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巨頭的作家接應那個時代底經濟思想表現出了解放與破壞的種種傾向。過去的不說，我們只就世界大戰的時期來作一番觀察時，便可以尋出一大

羣的反對戰爭的作家。像我們中國已經知道的羅曼羅郎和巴比塞即是這個時期的健者，都是把暴虐的國家和軍國主義當作了極端的仇讎，曾經決然地予以反抗的。——不過，在那一大羣的反對戰爭的作家裏面，我們卻可以單獨地指出來一位作家：他是確實能夠把握國際社會革命的旗幟，確實能夠明白地把我們鬥爭的前途昭示給我們。這一位作家，便是馬丁奈。

和其他一般作家一樣，馬丁奈也是一向便從事於文筆生涯，他曾主編過一種社會主義的文藝叢書。一九一〇年他的處女作詩集“青年與生命”（“Le jeune homme et la Vie”）發表了以後，到一九一四年，便出了書名“避難舍”（“La Maison à l'Abri”）的一本長篇創作，——就是這本書，我們可以說，纔把他送上了更明確的鬥爭底戰線。這書取材於戰爭底後方，把民衆呻吟於軍事之下的生活狠悲慘地映寫了出來。從這個以後，他便更進一步地陸續出了兩種驚人的作品：一種是詩集“晦運

時期”(“Les temps maudits”),一種便是“夜”這本戲劇。

“晦運時期”那本詩集,無論那一方面,都要算是一本空前的製作。在那本詩集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底熱情強烈到怎樣的地步!他攻擊遍了戰爭時期中那般殺人的人,他揭破了一般愚蠢的國家主義者底受虐淫(masoachism)的癡狂,他不斷地喊叫着“民衆!民衆!”,他把民衆所受的“奴隸勞役,悲慘,屈辱”——都直白地吼了出來……那確是一本對資本主義下嚴厲的彈劾和裁判的聖歌。說牠是詩底空前的製作,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爲了“晦運時期”底出版,聽說經過了一番很大的困難。牠曾被政府認爲犯禁的文稿,竟不許出版家去接受刊行。聽說就爲了這個,我們這位詩人還被逼到瑞士去過了很久的僑居生活。算是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時光,靠了朋友底幫助,纔把牠送到了法蘭西民衆底面前。

此外馬丁奈還有一兩冊其他性質的著作,不

過都不是他重要的表現。我們可以這樣指定：他過去的中心著作只有“避難舍”，“晦運時期”和“夜”這麼三種。但是，我們卻要知道：就只是這麼三種，已經狠夠震撼一時了！不信你去尋覓，任你在無論那一國底目前的非戰文學作品中去尋，小說像“避難舍”，詩像“晦運時期”，戲劇像“夜”，能不能尋出相同似的第二部出來？尤其是“晦運時期”和“夜”無論在意識上，技巧上，據我們所知道的現時一切非戰的作家中誰曾有過這樣的作品？——這個決不是誇大，要是我們肯站在正確的立場來作一番攷察時，一定會感覺着是這樣的。

馬丁奈現在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目前有沒有新的作品發表，雖然我們因為相隔太遠，一時不能夠知道，但是據他一向的表現，我們可以斷定他決沒有後退，兼之他還在健壯年齡的時期，必定是會有新的作品的。我們知道在法蘭西活動的新的作家像馬德蘭馬克斯(Magdeleine Marx)，像易斯特拉狄(Panait Istrati)，都一天一天地更見精進。

想來馬丁奈也決不會沒有越發更進一步的表現的罷？

以上我把我所知道的馬丁奈簡單地介紹過了。如今且來約略地說明一下這個“夜”所昭示給我們的重要意旨。

不消說這個戲劇是以世界大戰為背景的。作者用了強烈而自由的想像，描寫出了革命底發動和失敗，全劇充滿了偉大的煽動和深刻的政治意識。帝國主義底長期戰爭引起了兵士掉轉鎗頭的運動，一個革命高潮底來臨，兵士會議遂很快地成立了；革命的領袖在他不停的演說和勞苦的工作中，費盡了心力想使羣衆堅持到底，可是不料被一個偽革命政府底成立，使羣衆完全受了欺騙，革命的狂熱遂被合法的行動所阻止，革命的領袖竟在羣衆底反攻之下作了他底犧牲。

這個所贈給我們的教訓是怎樣的切實，怎樣的嚴肅！每到一個革命的時期中，資產階級為維持

他底政權，一定要用改良式的，假革命的面孔奪取民衆底真實力量，革命底失敗多是由於這種事實。我們且看這個戲劇中“人民代表”所說的話：

可是，我底朋友們！許多人民，許多人民，
那些現居着你們政府底頭腦地位的人民，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是兵士底真誠的朋友。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以為兵士休息的時候是到了，

現在是該他們，是該人民，——大家都得輪流着作罷，不真嗎？——

來完成你們所如此美滿地開始了的工作了。

這正是資產階級底感動政策（demagogism）的慣技。所謂“全民”，便是他們欺騙羣衆的魔符。我們看：戲劇中那位代表所堂皇地講出來的人民到底是甚麼呢？結果跑出來的卻原來是那位講話都不能夠清楚的總司令大人！

一個真正爲民衆努力的革命領袖，卻反而受民衆底反攻，甚至死在民衆底手中。這個驚心動魄的表露是最可使我們注意的。這並不是憑空的想像，而是革命過程中常有的事實。我們從這兒可以了解革命過程底複雜，可以得到很大的啓發和暗示。

一切都回復了原狀，牧師在人們中間又講起話來了。從前斥罵牧師的人現在卻斥罵着那位以大衆底苦痛爲苦痛的老瑪利了。我們看：

呀！怎麼？呀！怎麼，我底可憐的老瑪利？

難道你不高興

國家得救嗎？

難道你還在夢想着

我們幹的那件事嗎？

那是件荒謬的事。那是件不可能的事。

是的，“家國得救”！這是資產階級給民衆吃的一付迷藥，可憐的民衆竟然中了牠底毒性了！

反動時期便是人類底長夜。我們在這戲劇

裏面可以看到這個黑暗底勢力底漫延，好像一切都被牠吞食，侵沒了。但是，我們要問：這個長夜是不是一個永劫的長夜呢？——不是，絕對不是！這個長夜終會被天亮的曙光所趕走，終會在一旦消滅於無形的。馬丁奈在這戲劇底最後已經把希望給了我們，那老瑪利用“微加壓抑的聲音”叫了：

……起來罷，天亮了。是時候了，起來罷。

這個“天亮”底來到，便是“夜”底收場。

其次說到技巧方面，“夜”這個劇本也是非常成功的。牠底用語，是新的自由的詩句，但是卻能夠充分地表現出煽動的高度。人物底曝露像以福煦大將作藍本的布博慈總司令，像資產階級底小丑的波登代表，都刻畫得異常的逼真。全劇底立體的統一性最能適應於新的劇場底表演。不怕托洛茲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曾指摘過牠有“冗長”的缺點，但是這個決不會妨礙牠底

成功，就是托洛茲基自己也立刻聲明了在表演上只要正當的時候這個是決有甚麼傷害的了。總之。這個劇本是不可以多得的能引起觀眾底強烈的情感的一個劇本，並且是無疑地可以收巨大的舞台底效果的。

關於這劇本底過去的上演，最爲世所知的是蘇俄天才的演劇運動家麥葉禾德底措置：劇名經改爲“大地躍起”，以構成主義的形式演出。在這個事實上，還會引起過一段論戰。演出的結果，曾使一般批評家誤認這劇本爲愛國主義的作品，托洛茲基因此批評到構成主義底本身。但是在另一方面，卻極力申說這劇本經過麥葉禾德底措置，是更見加強了牠底煽動的形式了。——對於這些，在我們沒有親眼看見過這劇本走上麥葉禾德底“運動力學” (Biomechanic) 舞台的人，不能多說甚麼。我們只希望這劇本能普遍地走上世界所有的新的舞台，我們只希望這劇本能深入到目前所有國度裏的民眾中去。現

在，這中文的譯本出世了，我希望我們中國底演劇運動家快快地給他一個上演的機會罷！

最後，我對於這劇本譯者紹宗底譯文表示非常滿意。紹宗運用了他法文狠好的理解力把原作所具的精神和形式用心地再現着。我相信上演時除了在特殊要求觀衆了解的部分或者稍加一剪裁而外，這個譯本是狠能夠適用的。

此外我盼望馬丁奈其他兩種和這“夜”同樣價值的作品——“避難舍”及“晦運時期”——狠快的也有中文譯本來出世，使這位左翼作家（注意！不是中國冒牌的左翼作家。）底足跡得以多量地展開在我們底眼前。

王獨清

上海，五，三月，一九三〇。

人 物

瑪利 農婦,七十歲。

安娜 其媳。

路意 安娜之子,十二歲。

賴特南
華佛羅 } 兵士:
顧斷天 }

布博慈總司令 七十歲。

波登 人民代表。

皇帝陛下

何德少佐

達甫將軍

一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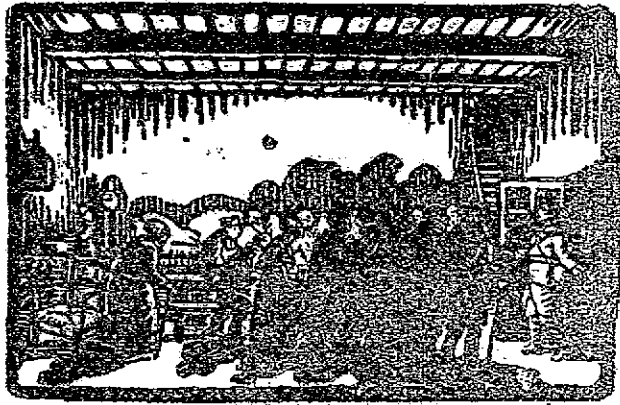
多宛老伯 農夫。

彼得先生 小學教師。

般若牧師

農夫農婦之羣

兵士之羣



第一幕

一個農家的住室。

以觀者爲主位看去，左邊，一個帶着煙燻黑了的石框的壁爐，裏面燒着一些蔓生枝和松球。壁爐之前，一隻小火爐。

左角，一個洗碗用的石槽。

深處，兩張木床并排架着。



[1]

室之中央，一隻大松木桌，帶兩條長板凳。桌上擺一盞已點燃的提燈，昏昏地和燭火的光黯淡地照耀着舞台。

右角，一架扶梯通到頂樓。

無窗。微弱的暮光由右邊的門透進。門的一塊玻璃已碎，風有時直把雪花送到室中。

幕啓時，瑪利坐在壁爐前面一張草椅裏面，鼻架眼鏡，在補襪子。她的媳婦在洗碗碟。

小孩坐在扶梯的第一級上，在吃一薄片麵包帶一點兒冷肉。

瑪利(頗肥胖；她的年紀似乎在重壓着她，但臉色是健康而還年青。)

今天晚上，可給了那些畜生一點東西嗎？

安娜(身材瘦小，神氣萎靡可憐；她有一雙微笑而含愁的眼睛。)

再沒草料了。

牠們嚼樹葉吃，可是這不是支持牠們身體的東西。

那隻小牛已然死了；

老的當我把牠那份送去時也掉頭不理起來，

牠只不斷的哭着牠的小東西。

我給那些小牛留下的那塊油渣餅也完了；

除了那些羸瘦得可憐的畜生的奶外，牠們什麼都沒有了。

(一陣靜默。老婦繼續着她的縫補，默不置言。)

路意

我不知道我們拿着那隻母豬到底怎麼辦。

在牧場高頭，棘籬後面，

有一小塊稍有遮欄的地方

那兒牠還可以在雪底下找着幾根草吃。

可是又是這種風暴天氣！

即使我們能夠把牠放出去，牠又尋得到什麼呢？

還有牠那四隻小豬，牠們決不會長久了。

牠也一樣；
今天早上，牠的乳房就充滿了血，
牠們想吸奶時，牠也咬起牠們來了。

(一陣靜默。)

最好還是殺了牠們。也殺了牠。
因為連我們用來作厩房草薦的
那種惡劣的鳳尾草都沒有了。

瑪利

閉嘴罷……難道你們不曾聽見一點什麼聲音
嗎？

該不是那又重新開始了？

安娜和路意

沒有。

安娜

這是風，祖母。風在異常厲害地吹着。
在那些破屋頂的樑間，在那些破烟囱裏面，
牠把一堆堆的雪都吹倒了，
這真可怕，就像人家說的高山上的雪崩一樣。

(4)

瑪利(異樣地笑了一笑。)

可怕嗎?……風,雪,天氣,一切?可怕嗎?

安娜(也同樣的微笑著。)

這是真的。我們再不知道怎麼着了。我們什麼都記不起來了。

不過我們又在說往常所說的話了。已經……

(有人敲門。一個聲音在外面叫:)

好進來嗎?

(進來一個渾身蓋雪的白鬍子老人。他手提一盞提燈。他把燈吹熄放在門邊。誰也不起身去接待他。他走去坐在一條板凳上,用一種沒精打采的破碎聲音說起話來。)

老人

瑪利,晚安。大家晚安。

瑪利

晚安,多宛伯。你有什麼消息嗎?

多宛伯

這種天氣,這種爛路,

我跌了兩跤；我幾乎再認不出路來了。
幸而，你們的可憐的燈光還可望見，
我才一直爬到了你這裡，瑪利，
你們的燈就像天上一顆明星似的。

瑪利

你有什麼消息嗎？

多宛伯

我什麼都沒有。
只有三天以來的這種沉寂，
這種可怕的沉寂。

一個婦人（她懷裏抱著一個全身裹在
一些破布中的小孩？她進來
時也同多宛伯一樣。此後，
農夫農婦們，小孩，老頭子
等都將這樣帶着同樣的神
氣，同樣的動作登場。）

是的，一種可怕的沉寂。
在他們的大隊

機關鎗，炸彈
等等可怕的聲音後跟着
這個沉寂。
這個沉寂好像落在另外那個
異樣的沉寂裏，
落在那已下的雪和在下的雪的沉寂裏。
這個沉寂
我想我害怕牠是比害怕他們那種令人戰慄的
聲音還厲害。

瑪利

是的，這沉寂。
我的老頭，我的男人，我的老伴侶呀，
在墳穴中
在我們的僵冷的手給你掘就的墳穴中，
在雪底下，在巖石一般冰硬的土裏面，
我的被這個東西殺死了的老伴侶呀，
是的，在你的墳穴中，
你的墳穴的沉寂

可也有壓着這些苟延殘喘的生者的這種沉寂
可怕嗎？

多宛伯

那些山上的人，那些林中的人，
如果今天晚上，冒着暴風，冒着大雪，
能夠來到你這兒，瑪利，
他們或者會帶些消息來罷？

一個男子

我們也是什麼都不知道。
到處都是沉寂。三天以來，一切都寂絕了。
我們那里有許多人
簡直給這種令人瘋狂的恐怖壓碎了，
他們再也不想喝，吃，他們只口口聲聲地說：
難道一個兵也沒有了嗎？難道他們已經互相
殺盡了嗎？

數人

我們也一樣——三天來，
——誰

也沒有看見一個兵。

一個少女

只有一些屍首，

最後幾天被殺的那些人的屍首。

他們臉孔青黃，渾身是血的躺在雪上，

成羣的烏鴉叫噪着

落在他們身上，

牠們啄食他們的眼睛和嘴唇就像啄食爛熟的
櫻桃一樣。

數人

還有一羣羣的狼也跑了出來四處張望

——牠們把那些死了的少年撕成一塊塊吞吃。

一個婦人 (她最後纔進來。她沒有關

門。身子裹在黑色大外衣

中，背心迎着雪暴，她直挺

挺地站在那大開的門的門

限上。)

你，你們大家都可憐

那些撲到我們身上來互相殘殺的人。

你也一樣，你，懷中抱着你的冰冷的小孩想使
他溫暖一點的你，你也一樣，

你可憐那些人！

而我，我的小女孩死去了。

我也一樣，我也曾長久長久把她抱在我的懷
中，可是她在我懷中僵冷了

最後我才看出她是死了，死了。

她做過什麼惡事？她害過什麼人呢？

可是現在她是赤裸裸地躺在土裏面了！

哦，我的親愛的女兒喲，我的常常以你的眼睛
微笑着的親愛的女兒喲，

就是這種如此白，如此白，如此冷的可怕的雪。

她做過什麼惡事？她害過什麼人呢？

而你，牧師，你注視着我的牧師，你說罷：

她幾時得罪過你的上帝呢？

哦，我的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喲！

憐憫嗎？沒有什麼憐憫！什麼都沒有。

我是被詛咒的。我也詛咒人類。

瑪利（她站起來，拄着一根手杖吃力地

移步走向適纔說話的那個女人。她

把她拉去坐在她的位子上，她的草

椅裏面。那一個呢，毫不反抗的聽

她擺佈。）

我們并不知道。恕我們罷，我的孩子，
我的可憐的孩子，大不幸是在你的身上。

所有在這兒的人，你知道的，我們除了我們自
己的不幸外都要分担

你所負載着的這種新的痛苦。

你的無涯的痛苦，你的永遠的痛苦，

我知道，我的孩子。

我現在老了，我認識你時，

你還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子

不過像今天拋你而去了的你的孩子一般大。

或者，是的，或者我們是被詛咒的，我的孩子。

你看看所有在這兒的人，你看看我們大家罷。

在那同樣的土中，我，我這纔纔埋我的老伴侶
埋葬，

我的第二個兒子死了，
我的大兒子又沒音信，
她，看看她罷，她沒有她丈夫的消息，
他，看看他罷，她沒有他父親的消息。
所有在這兒的人都失掉了他們的親人，
所有在這兒的人都是在雪地裏
用他們的指甲尋求他們的可憐生活，
然而大家是互相幫助，互相合作。
或者，是的，或者我們是被詛咒的，我的孩子，
可是我們，可憐的我們，沒了麵包的我們，
拖着如許死喪，如許恐怖，如許憂愁的我們，
還剩着你所知道的那東西，我的孩子，
還剩着今天晚上還把你帶到了我們當中來的
那東西，

這東西是不讓我們彼此互相詛咒的。

婦人(她俯身爐上，哭了。)

你的話是對的，祖母。可是我的心是太沉重了。

瑪利

哭罷，孩子，伏在我的膝上哭罷。

還能夠哭，這就是無上的幸福。

多宛伯

我們，我們是再也不會哭了，我們是比死人還沒生氣。

(一陣靜默。)

路意

難道，這是真的嗎？

難道，這真的完了嗎？

多宛伯(他笑了笑。)

可憐的孩子！

彼得先生

可是，多宛伯，這終有一天會完結的。

那時，到了那天，人們就會重新回到生，

回到他們的工作，回到他們的良知，

就像一些睡覺的人從一個惡夢裏醒來一樣。

多宛伯

自然，彼得先生，這有一天會完結的。

可是我們，我們會早就完結了。

我，我是希望我的末日早到來的。

爲什麼死不要我，

却把那還信仰着生的瑪利的丈夫要去了呢？

我曾有過兩個兒子。現在我是一個也沒有了。

現在這種時代不是一個宜於老頭子們的時代
呢。

瑪利

一個不宜於任何人的時代，多宛伯。

當這開始了時，我們并不知道；

我們是些耕種的人；

我們沒有習慣去想耕種以外的事；

別人都相信

那些告示和那些城裏的先生們所說的話。

我們是已經醒來長久了

同你說的一樣，彼得先生。

婦人(那抱著一個孩子的。)

是的，長久了。就是因為耕種的事。

我們沒有習慣去想耕種以外的事。

可是我們確切地知道

飼養和照護家畜是如何的難，

耕種和讓種子結出果子來是如何的難，

生男育女和撫養孩子們長大起來又是如何的
難。

難道我們也能夠接受這種田地的破壞

人的毀滅以及這一切的蹂躪嗎？

瑪利

我們現在不能接受。將來更不應當接受。

般若牧師

應當接受，我的孩子。并且禱告上帝。

多宛伯

閉嘴罷，牧師。我們再不相信上帝。我們什麼
都不相信了。

同剛死掉孩子的那位一樣
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後，你自己也不會相信什
麼了。

牧師

我相信上帝。

多宛伯

般若牧師，你到底也跑到這兒
瑪利家裏
來同我們一塊過夜了。
我們再不能留在我們的破屋子裏
你也再不能同你的上帝留在你的教堂裏面。
我沒你有學問，牧師，
也沒你有學問，彼得先生。
我只是一隻失了勇氣的老畜生，
可是我們現在却都聚集在我們的瑪利家裏。
聽吧，牧師，我只是一隻老畜生，
可是我却要給你說一句我們大家知道，而你也一樣地知道的話：

如果我們還有一絲絲的信仰
那是對於我們中間的幾個人的信仰，對於瑪
利這樣的人的信仰

因為她是我們中間最勇敢又最善良的人。

(大家真的好像一些小孩子似的聚到了坐在她旁的
瑪利的周圍。一陣靜默。)

山上的人

我覺得我現在也變得像我們那里那些人一樣
了。

我覺得我害怕這種沉寂比害怕

那戰爭的蹂躪和聲音還要厲害起來了。

可是我並不是一個胆小的人

從前我要說我害怕時我就會引以為恥。

可是為什麼我們再看不見一個兵了呢？

(一陣靜默。)

有一個我所認識的人

他的兒子死在那邊。

他早晨別了他的妻子，

他走了三里路，
他就跳到羊兒塘裏溺死了。
這是昨天的事。

多宛伯

他是解脫了。

死了孩子的母親

他是幸福的，這個人。
我也願意我有勇氣跑到那兒去。

瑪利

我的孩子……

(一陳靜默。好一會不曾有人進來。在這陣靜默之中，門忽然轟的一聲開了，同剛纔那死了孩子的母親一樣，一個光着頭的兵士直挺挺的站在門限上面；他全身蓋着泥和雪；他面孔疲倦；可是他的臉孔和身軀却像煥發着一種青春，力與快樂之光。因為疲勞已極，所以他過了好幾分鐘才開口。一見了他，大家，以及那些恐懼的人都站了起來；他們在他的對面，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稠密，戰慄而沉默

的集盟。)

兵士

我到了……我是打仗人之一……我是跑來的。

跑來報告消息。

完了，戰爭完了。

我們被救了。你們此地人同我們一同被救了。

此地人，我住的地方不像你們這地方，

我住的地方是一個有光明有橄欖樹的地方，

可是我是一個耕種的人却同你們一樣。

完了。所以我跑來了。

我們，我們大家都跑。我們大家分向各處跑

好使消息大家知道。

我跌了許多跤。所有的屋子都破敗不堪，空寂而黑沉沉地，

可是我看見這兒有光。

我就跑到這兒來了。好，此地人。

你們明白了嗎，你們懂得我所說的話嗎？你們

看我嗎？

你們看我罷，我是一個精神十分健全的人。

完了！完了！戰爭完了！

（一陣攪雜着驚愕的重壓的靜默。所有在那兒的人
似乎很難明白這個外方人的話似的。接着……

數人

——我們不是在做夢嗎？——牠會完了嗎？

——我們不是在做夢嗎？

——哦，我的小女兒嚟……——哦，我的丈夫……

——可是我們大家明明都在這兒。這個不認識的兵也明明在這兒。雪也在這兒。

——牠會完了嗎！——牠會完了嗎！

多宛伯（他站起身，走向兵士，把手攔

在他的肩上，用手和眼光撫摸

了他一會，然後把他帶到大衆

中間。）

少年人，你這纔說話的少年人，

你說的是真話嗎？你說的是真話嗎？

山上的人

你說的是真話嗎？

你看，我們這裡都是一些不幸的人；

這裡有老頭，有小孩子，有娘兒們，

我們大家都受夠了苦，

我們大家心頭都有着

到死方休的苦痛。

不要騙我們罷，少年人，不要譏笑我們。

瑪利

不要譏笑我們，少年人，

不要譏笑你和你的不幸。

兵士

可是……我真不明白你們，此地人。

我到你們這裡來，我是跑來給你們報告消息，

這個同太陽一樣美麗暖和的消息。

戰爭完了，我給你們說，戰爭是完了。

數人（帶着一種突來的漸漲的激動。）

戰爭完了！這是真的！戰爭完了！

——他是個誠實人。——看他是怎樣快樂地在望着我們喲！

——你說的是真的。——哦！我們要吻你的手，牠們給我們帶來了好消息。

——我們要吻你的破舊的軍用大衣，你曾穿着牠在泥濘和痛苦中睡過覺。

——哦，你年青的兵士，你說得對，這是同太陽一樣。

——哦幸福，哦祝福，你這樣一個消息的使者喲！

兵士

可憐的人們，可憐的人們，你們是太痛苦了。

現在，現在，我明白你們了。

我們也曾同你們一樣，我們也曾不肯相信。

不錯，我是在笑，不錯。我是笑我們得了解放。

從此血不再流。而至世界，

全世界就要再生了。

瑪利

我的孩子。給我們再說一遍罷，大聲喊，大聲喊罷，

好使我們相信，好使我們安心。

兵士

聽我說罷。我，不是嗎，我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

別的同伴就要來了，他們在到處跑，他們會來給你們說個明白。

可是聽罷。

那邊的兵，他們也同我們一樣，

他們再不能夠忍受不幸和痛苦了。

雖然他們是勝利了，是的，他們佔據了我們許多地方。

可是，這會給他們以麵包嗎？而他們却在餓着。

這會把他們腳上和身上的泥濘烘乾嗎？

這會阻止他們不要流血，不要給死壓碎嗎？

這會阻止他們的兒女，父母，妻子
不要被釘在痛苦和死喪的十字架上嗎？
這會給他們解釋
爲什麼他們大家都要被迫去死嗎？
於是，於是，聽罷，
(哦！我們大家都好像給弄醉了，
給他們幹的那樁事弄醉了！)
因爲他們再不能忍受了，
於是，同時，四處，
他們說他們并不明白戰爭這一回事，
這才像燎原之火給風激着一般，
同時，四處，所有前線的人，
所有他們鄉間，城裏的人，
他們同時都起來了，
於是同我們一樣長久地長久地做着
馴順，戰慄，屈服的人的他們，
站在那些還在說着：“去！去咬！好好捍衛你的
國家！去殺，去死！”這些話的人的面前了。

他們敢於直起身來，抬起頭來，眼對眼的看他們了。

他們并且答道：不！

不，這完了。我們已經醒來了。我們是人。

瑪利和山上的人(同聲。)

不錯，是人……是人……！

(當兵士在說最後幾句話時，他的好幾個同伴或孤獨地或三五成羣地來了。農夫農婦們繼續靜默地，臉孔蒼白地站着，向那些到來的人和說話的人伸長頸子；在一個角落裏，兩個老婦人并排坐着，無聲無息在哭。現在室中是充滿了人。)

另一兵士

不錯，是人。同一些人肉屠夫似的，殺也殺得夠了！

比牛在屠場還要慘無人道地，死者流血也流得夠了！

殘殺者的工作幹得夠了！犧牲者的生活過得夠了！荒謬絕倫的事看得夠了！

使人們互相殘殺的魔鬼多得夠了！

你還沒有通通告訴他們，同伴。

聽罷，善良的老人們，聽罷，親愛的同我們一樣不幸的人們，

於是，他們的長官，他們的隊長，他們的將軍，

所有他們的主人，

所有那些激勵着他們去受苦，去殺，去死的人，

都給他們捉來了，他們拔下

他們的肩章，他們的指揮刀，他們一切鐵和鍍金的勞什子，

這回可輪到他們了，他們也禁住他們的死的獵犬的狗嘴不許說話，

還有，聽罷，聽罷，那最大的，最可怕的，

他們的劍子手的領袖，他們的主人的主人，

皇帝，不錯，皇帝，他們的皇帝，

他也同一隻野獸一般從他那些宮殿，那些行宮被追逐出來了，

鄉下人，城裏人把他
從這城趕到那城，從這鄉趕到那鄉，
最後，這強盜，這偶像，他才
跑到他的軍隊裏來了。
跑到他的忠心的軍隊，他的反叛的軍隊裏來

了，

他以為他是可以獲救了，
可是他的軍隊把他捉了，把他同一隻豬似的
捆起來了，

是的，是的，他們的皇帝，皇帝，皇帝！

(這回那些農夫可衷心地感動了，他們打破了他們的
的重壓的沉寂，用一個含着輕聲，驚訝，快樂，
憤怒；幸福和怨恨等成分的一致的叫聲向第二兵
士最後幾句話歡呼了。接着就是一種的陶醉和靜
默。)

多宛伯(狂熱地，身體搖搖欲倒的。)

孩子，孩子，你給我們說的是些可怕的事。
難道這一切是可能的嗎？難道這一切是可信

的嗎？

你們，你們大家也相信嗎？

般若牧師

可是這怕是革命罷，這，孩子們！

第二兵士（他看了看般若，笑了。所

有他的同伴也笑了。）

算了吧！牧師，你高興怎麼樣叫牠就怎麼樣叫
牠。

革命，人家總用這個字眼來嚇我們，

人家總激怒着我們去反對牠。你或者也是一
樣。

我不大知道這是不是這樣叫法，

我也用不着管。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千真萬確
的，

就是那些傢伙不再向我們開鎗了。

（大家笑了。兵士們笑了；農夫們也笑了，有幾個女

人甚至還流着淚。）

多宛伯

〔 28 〕

啊！我的孩子們，你們確信你們所說的事是實在的嗎？

這裏面不會又有着什麼詭計嗎？

因為我是長久以前就認識他們的，在那次戰爭的時候。

一個婦人

不錯，這會不會又是他們那些壞蛋的一個詭計呢？

第一兵士

一個詭計！一個詭計！不會的，你們沒決衛力的人們，不會的，

我們不害怕那些人，我們已經見過他們了，他們同我們說話，我們也同他們說話哩。

第二兵士

他們再不願幹這種殺和死的職業了。

一個第三兵士（一個灰白髮的老人。）

我們見過他們。他們派了一個兵士代表到我們這邊來

說人民，現在是主人了的人民願意講和
說在議和期間他們再不向我們開鎗，
他們要求我們也停止攻擊。

般若牧師

那末你們的長官怎麼說呢？

第三兵士

我們的長官嗎，牧師？他們由我們的眼裏看到
了我們的意思。

他們答道：很好。我們去請示上頭的命令。在
議和期間我們就停止開火。

一個婦人（適機說話的那個。）

那末，那末他們是被征服者？

我們却是征服者了？

第三兵士（他苦笑了一笑。）

征服者，被征服者！可憐的婦人，你要知道大
家都是被征服者呢。

我們大家，我們這些劫後餘生，我們都是一些
可憐人，

都是痛苦，不幸和失望的被征服者

都是死的被征服者。

你看死人，死人；所有這些死人，所有這些死人！

瑪利

可憐的孩子們，你們現在大家都是征服者了；

你們，你們已經停止互相殘殺，

你們現在大家都是死的征服者了。

第三兵士

我們曾經到過他們那面！

他們，他們自己請我們進他們的戰壕。

第二兵士

長官也不敢止禁我們了！

我曾去過好幾次，我，我是高興去就去。

他們給我們述說過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
是同我們的一樣的。

現在是就像過節似的，

我們一同唱，一同舞了。

(一羣新的兵士到了。其中的一個立刻帶着比前幾個還更興奮的樣子說起話來。)

第四兵士(他十分年青,帶着一張少女
似的聰明而微笑的臉孔。)

這真更有趣!

我們纔打那邊來。啊!事情真來得快!

他們不要他們的皇帝了,

他們把他送給我們了!他們把他給了我們了!

一個兵士

好漂亮的禮物!

第四兵士

漂亮的禮物,不錯,老伙。可是你沒想到

人家就要把他包裹起來送到一個博物院裏去
嗎?

我們要給他們看守着他,看守着他們的鳥兒,
免得他跟他們玩什麼狡猾;

好讓他們有時間去打掃他們的店子,整理,安
頓起來。

呢？來了，我們就把他還給他們，
好讓他們同他這個傢伙去算陳賬。
你，你不覺得這很有趣嗎？

（混雜在兵士們當中的那些農夫農婦愈來愈興奮，
愈熱狂；一種漸來漸高漲的生之活潑一直擴延到
幕終。）

數人

——哦！這樣，這回，可是真的了。

——這一定是真的！——戰爭完了。——啊！
戰爭完了。

——我們就要再生了。——世界就要再生了。

山上的人

那幹這種事的人，
他們要被懲罰的，
那幹這種事的人。

瑪利

懲罰！難道真的有人願意幹這樣的事嗎？
他們從來不會想到。

這是因爲人們不知道互相親愛。
他們的主人在指揮着他們。
他們的主人，他們的互相敵視的主人，
因了他們的貪婪和驕傲
而嗾使他們去互相殘殺。
也有人預先看見過
這條血河的嗎？

啊！懲罰！所有的人都該懲罰。

第四兵士

祖母，你們和我們都痛苦夠了。

死了孩子的母親

我們都痛苦夠了。一切都完了，無可補救了。

但是大家殺罷！

哦，我的孩子，你是不會活了。

大家殺罷！殺，然後，死。

婦人(那曾說過話的。)

他們敗了。我們應該去追他們。

應該去報復他們所加於我們的

一切破壞，一切不幸。

瑪利

你爲什麼這樣殘酷呢？

戴人

——戰爭完了。——完了。——還有別的什麼可說呢？

——我們就要重新開始工作。——我們就要重新開始生活。——啊！可怕的惡夢噯！

多宛伯

不錯，我現在相信他們說的是真話了。

這樣，這樣，少年們就會重新開始工作了？

第四兵士

我們就會給你幹點好的工作，你等着瞧罷，老伯伯。

瑪利

哦，我的大兒子，哦，你，你就會回來了。



第二幕

第一場

第一幕的佈景。灰色的黯淡的黎明。

瑪利，頭戴風帽，默默地坐在無火的壁爐前面。

小孩，坐在桌前，起身，走到門邊看了一眼，轉來，

重新坐下，又起身，最後才去坐在他的梯級上。

幕開始時，安娜從她所睡的真線下來，走到爐前，

可憐的坐下。

路意

難道這是一個夢嗎？

夢見了一些什麼呢？

雪是不再下了。可是天宇是多雲而低壓

是同前幾天的天宇一樣陰沉。

田野還是冷淡而空寂。

我們三人還是同昨天毫無兩樣地

坐在這個寂寞的同昨天一樣屋子裏。

安娜

可憐的孩子，這是一種比天宇還陰沉的悲哀。

你的童年時代就將這樣過去。

這個時代的可憐的孩子們，那些沒有被死抓
去的可憐的孩子們。

你們就這樣的成熟了。

可是使你們成熟的不是太陽。

而是風與冷與憂愁。

你們是同冬天的運果一般，老，苦，乾癟。

路意

媽媽，昨天晚上我是幸福而快樂；

我想爸爸就要回來守。

爲什麼我今天早上却這樣憂愁煩悶呢？

你也一樣，你也在憂愁。祖母也一樣。

安娜

不錯，夢見了一些什麼呢？這可以相信嗎？

今早我的嘴頭有着一種死的苦味。

路意

剛纔我醒來時

昨天晚上的話和消息就同光明一樣回到了我
的心頭，

可是立刻我就煩悶起來了，

我想：這是在學校裏面讀的一個故事罷，

不然就是晚上做的一個夢，

這不是真的事。

媽媽，這回可是真的嗎？

那些兵士說的？

（劇終）

安娜

我的路意，我昨天晚上不能入睡。
這不是我們做的一個夢；
那些兵士昨天晚上確是來過的
并且他們確是說過戰爭是完結了。
大家多麼相信這是和以前的消息不同呢！
大家說着：今天，世界就要再生了，
這就要同一個惡夢似的被忘却了；
可是到頭，還是一樣。

(靜默。三人都坐着，沉思。)

忽然，外面有了一輛汽車鼓動的聲音，車似乎到了，停了。一聲喇叭。小孩和他母親駭然站起身來，可是并不走向門去。門上有人用力擊了幾下。老婦好像不曾聽見似的。)

一個聲音(從外面叫。)

這里有人嗎？

(一個泥污的人走進。從他那解開的大衣下，可以看見他的軍官服裝。他的年青的臉孔帶着倦容。)

軍官：

有人嗎？

啊！老百姓們。你們這里有一張桌子，
幾條凳，兩張床，很好。

我們要借用你們的屋子一些時候，
或者兩三天，

將來給你們錢。你們暫時可以到別處找個地
方住住。

瑪利(立起。)

軍官先生：

我們的屋子在本地是唯一的還完好的屋子，
那些還活着的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們這里來
過夜的。

軍官

好老太太，我叫

何德少佐，

全軍的領袖，布博慈總司令，

和他的參謀人員，

立刻就要光降你這鄉下人的屋子了。

(這時進來了別的十幾個軍官。)

柯德少佐

將軍，

這破屋還可以；附近再沒別的屋子了。

瑪利

將軍先生，我們這裡是兩個婦人和這個小孩，
我的孫子，

我們還剩下幾條畜生，也得照顧，

難道叫我們跑到雪地裏去嗎？

人家給我們說現在戰爭是完結了。

布博慈總司令 (這是一個魁梧碩大

的人，帶着一張紅紅

的老實的臉孔，一個

禿頭，一嘴濃密的白

鬚。)

啊，啊，啊！好老太太，人家給你這樣說嗎？

誰呢，好老太太，誰給你這樣說呢，誰呢？

〔 終 〕

是兵士們，我敢賭咒，啊，啊，啊！他們真高興
他們真高興，這些小東西，就像一些脫韁的小
馬似的。

——而軍紀呢，先生們，軍紀呢，軍紀對這當
怎麼講呢？

不太嚴罷，軍紀？呃？

而你，老太太，這不也使你高興嗎？

啊，啊，啊！這也使你很高興罷，呃？

啊，啊，啊！可是，這裏面的實在情形，你知道
嗎，老太太？

我們到這裏來就是爲了這個，爲了
驅逐這些壞蛋，不是嗎，不是嗎，先生們？

難道這也不值得把你的屋子

借給我們一些時候嗎，呃？

去吧，先生們，去吧，將軍，

達甫將軍，叫他們把第二部車子裏的東西拿
下來，喂？

把那些……那些地圖什麼通通拿來，三

碰鬼！碰鬼！這兒真冷，呃？

人家把你的柴通通燒光了嗎，老太太？碰鬼！

喂！將軍，將軍！還叫他們拿早飯來食，呃？

啲囉！啲囉囉！這會使我們暖和一一點，啊，啊！

瑪利

將軍先生，難道叫我們拋下那些畜生，

叫我們三個人跑到雪地裏去嗎？

何德少佐

哦，我們聽罷！

布總司令

少佐，少佐！

可是，好老太太，好老太太，還是，啲囉囉！

去罷，這是爲了國家，去罷，爲了拯救國家，

爲了拯救你們，你明白嗎？

好了，你說，你們這里有幾個人？三個嗎？沒男子嗎？

瑪利

三個，沒男子。

我丈夫幾天前被大砲打死了。
他已經七十五歲。我們一塊兒生活了五十三
年。

我的第二個兒子兩年前死於聖馬丁之戰。
我的大兒子呢，我們不知道他的生死。
他是這個的丈夫，那小孩子的父親。

布總司令

好吧！好吧！既然你還剩着他，
你也願意幫助我們把他弄回來罷，呃？
好了，讓我們來安排，讓我們來安排。
頂樓嗎，那上面？好，好。
好了！看罷，先生們，今天晚上我們是不是必
得在這兒過夜呢？
說不定還得兩三個晚上，
這兩位婦人和那個小丘八，呃，呃？
晚上可以回來到他們的頂樓上睡覺，呃？
好了！這可行嗎，老太太？
啊！啊！啊！你們看，已經安排好了，啊！啊！

晚安，晚安。

何德少佐

去罷，現在，我的好老太太，去罷，快快去罷，
把地方讓給我們；好，好，晚上見，晚安。

(瑪利，安娜和小孩走出。)

何德少佐

啊！將軍，這些鄉下人
他們碰到你這種父親一般慈善的人都不知道
感激，都不知道高興。

希總司令

呀！少佐，呀，呀！你要我怎麼辦呢！

(總司令翻身坐在那滿母的椅上。幾個兵士拿了一些文件進來，一個軍官指示他們把文件擺在扶椅上。另外幾個兵士拿了一些刀叉瓶碟和食品擺在桌上。總司令向少佐打了一個招呼。)

希總司令(低聲)

說吧，親愛的何德，說吧，
沒有法子找到一點柴嗎？

「那？是，好好找罷。」

(高聲)

「喂！將軍！達甫將軍！」

「飯還得等一會的，

把那個間諜弄來罷。然後把那個兵士代表帶來。」

「啊！先生們！我真高興，啊，啊！我跟你們說，我真高興，

坐在這樣一個屋子裏，是的，一個有屋頂的屋子裏，

又是這樣一張溫軟的紫椅裏面，啊，啊！」

第三場

一個秋寒的酒店的大廳。

位置在深處正中的門的門簾已經除去。門外曠野：一片山谷一般起伏的平原，原上散綴着一些矮屋，稀

[終]

稀的幾株折了頂的樹木，幾座破敗不堪的屋子。門的兩
傍，各有一扇沒了玻璃的窗；門右牆上有個大洞直與窗
子相連；左壁也有一窗。天花板已破了好幾處；一些帶傷
痕的樑椽，一些下垂的板條。

右邊，一隻櫃台。櫃後，一隻無門的壁櫥，裏面還有
幾隻滿帶灰塵的空舊酒瓶。

一些板凳，一些草几，幾張桌子，大半皆葬深處左
壁。

壁上懸些撕破了的告示和一面褪了色的舊旗。一
些兵士散處在那兒，或者獨自一個，或者三五成堆；有
的坐在凳上，有的坐在桌上，也有背靠牆而立的，也
有踱來踱去，走出又進來的；并且不斷地有新的人來
到。

一個兵士（向正在進來的一羣。）

喂，你們也來了嗎？

羣

——自然。不用說的。

——我們大家都來了，全隊都來了。

——應當大家見見談談。——好知道我們要
幹的事。

第一兵士

可是，這聚集的念頭是誰起的呢？
你們知道嗎，你們大家？

羣

——啊！這，誰也沒起，大家都有。
——我們誰都有着這個念頭。
——你不以為這是有益的嗎，你？

第一兵士

哦，自然！不過，你們恐怕
人家因此又會給我們一些罪受嗎？

另一人

真麼！誰呢？……

第一兵士

啊，真不真！我是幹了四年多了，我
我見過……許多次了……

那另一人

[49.]

「哦！這回可不同呢。」

幾個聲音

——這回可新奇一點哩！

——難道你也見過嗎？他們連不知道把我們怎麼辦了？

——因了對面那些人的把戲，這令他們捧着腦袋想起來了。

——是的，令他們，也替我們。

——尤其是我們。——你不否認吧。

對對！我們，證據，就是我們都在這里！

第一兵士

不錯，可是幹什麼呢？

無論如何，現在事情是快完了。

數人

怎麼！——啊！你相信這嗎？

——難道大家從來不曾徵求過你的意見嗎？

——難道你從不曾知道大家想叫你去幹的事嗎？

[50]

——不錯，既然你是幹過長久的丘八的人，
難道人家就從來不曾跟你說過你今天晚上就
不知道你明天早晨會在那裏，
就不知道你在那個同樣的泥坑裏面還得登上
一年或好幾年嗎？

第一兵士

哦！這！不錯，的確，的確！
這是該討論的事情，
不過得謹慎一點，不對嗎？

一個少年

對，得謹慎，謹遵台命。可是營心，不要玷污了
你的清白。

(有一些人笑了。接着，一陣靜默，廳裏現在是幾乎
充滿了人，別的兵士還在繼續進來。)

少年

喂？就完了嗎？大家再沒別的話要說了嗎？

數人

——對呀，沒話要說了嗎？——自然。——現

[51]

在人也夠了。

——不過得知道怎麼幹法。

——不，怎麼錯幹呢？——別同時喊呀？

——要緊的是得知道我們要幹什麼。——大家知道，大家知道！

——大家要發表各人的意見。——誰也不許中途脫逃！

——那麼誰來開始說話！

——並且維持秩序！

——顧斷天！——華佛羅！

顧斷天！顧斷天！華佛羅！賴特南！

——顧斷天！顧斷天！

——去，顧斷天，到那上面去。——大家別再叫了！

(顧斷天走向那隻從此就當做講台了的帳篷。這就是第一幕的那個第三兵士，那個老兵士。)

顧斷天

同志們，

(這時還有叫囂之聲，可是已經逐漸逐漸靜止。兵士們都圍攏來聽。)

一個聲音

閉住你們的嘴！

願斷天

同志們，
你們知道，
我們大家聚集到這兒來，
我們是誰也沒起這個念頭的。
這并不需要。這個念頭，你們也深知道，
在我們大家的心頭，牠是可以說是活着的，
如果我們大家敢於回頭看看自己，
那末長久以前長久以前我們就會說道：
“我們，我們這兒，一羣武裝的廣大的羣衆，
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成爲一羣比任何
人都強有力的強者。
我們爲什麼接受這種可怕的職業，這種長期的
徒刑呢？”

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呢？……那只要我們願意！”
這種想頭，牠是活在我們大家的心頭。
可是，我們都不敢回頭看看！這是太痛苦了，
我們的後面是一座太高的屍山，是一些因我
們而羅受了的過大的犧牲，

是一些一天難堪一天的過大的不幸。
不是嗎？我們是彷彿墮在一個深淵裏；
我們誰，誰第一個有勇氣，有狂妄敢去
試一試回向光明，回向人生呢？
那些纔來到的少年立刻跟着別人滾落了，
我們，我們老頭們只好眼看着他們一個一個
地滾落，一個一個地滾落；我們是太痛苦了！

不是嗎？誰還敢懷一絲的希望呢？
不過，看罷！我們，我們所不敢幹的事，
對面那些人，我們的不幸的可怕的同伴們，幹
出來了。

不是嗎，同志們？現在，現在他們是已經拒絕，
不願再同我們廝殺了，比野獸還不如地廝殺了，

我們，我們又應當幹什麼呢？

不，我們聚集到這兒來，我們誰也不是先起這個念頭的人，

這是同時來的，我們大家都同聲說：

“現在我們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所要幹的事。

我們是羣衆。我們是些待死的人。

我們是些強有力者，如果我們願意。

現在我們覺得這個世界

有着一些新生的偉大的東西了，有着一些非常偉大的東西了，

有着一些於我們勞苦羣衆也有利益的東西了。

對於那些已經決定重新做人的人

難道我們，我們還同一羣狗對付狼似的

撲到他們身上去嗎？

難道我們還扔下我們的兒女，我們的妻子，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工作

去繼續受苦和死嗎？

難道我們還要盲目地向着一條不認識的路繼續走去嗎？

難道我們還要繼續去跟隨這些幹着血和金錢的勾當的商人們嗎？

難道我們還不去同他們算賬

問他們爲什麼要我們在這兒受罪，以及這種犧牲的意義嗎？”

這就是我們大家所要說的話，不是嗎？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

同志們，你們當中認識我的人很多。

我已經是一個老頭，和所有的鄉下人一樣，我也是一個農夫，

我的家中有兩個男孩，兩個女兒在盼望着我。

我不是一個想做領袖的人，

我不是一個不知自量的人。

你們要我來說，我就先說話了，

可是我不害怕，因爲我們是太痛苦了，

我們開始有着不再害怕無論什麼的希望了；

現在不是該害怕的時候了

現在是該大家團結起來同兄弟一般相親相愛的時候了。

同志們，這就是我要給你們說的話。

現在，誰有什麼事情提議，誰就來說：

(顧斷天說話時，大家是異常靜默地聽着。說到最後幾句話時，喝采鼓掌之聲不絕。兵士分成一堆一堆：各自談話。)

一些聲音

——說得對。——說得好，老傢伙。——好極了，顧斷天！

——這正是我們要說的話。——他說得對；應該團結起來。

——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就誰也奈何不了我們了。

——所有勞動的人都是兄弟。

——我們再不願意做傀儡了。——我們要去算賬。

——苦夠了！殺夠了！打倒戰爭！

一個聲音。

怎麼幹呢？

另一聲音。

同志們！我有話要說！

聲音。

去！華佛羅！——那上頭去！——說吧！——華佛羅！

華佛羅（要求說話的就是他。這是一個

帶笑臉的肥矮漢子。他的談話

有着講究的引人稱讚的效能。）

同志們，顧斷天同志說得很對。

可是另外那位同志說：“好，這些話，可是怎麼幹呢？”

同志們，他不也對嗎？

聲音。

不錯！不錯！對！

華佛羅

對嗎！好！讓我來問你們。

對面那些傢伙幹了些什麼呢？

他們開始怎樣幹的呢？

他們一開始就抓住他們那些主人，

把他們捆起來投之門外，并把他們的皇帝交
給我們嗎？

顧斷天

這可不一定的確。

幾個聲音

的確的！——不！——的確的！的確的！

一個兵士（他機到。）

華佛羅說的對。現在這是一件確事。

以前這只是一種不知道來自什麼地方的謠
傳，

可是現在事情却是千真萬真的：我們親眼看
見過了，

是的，同志們，我們親眼看見過他，他們的皇
帝！皇帝，

他們剛纔把他們的皇帝送到我們這邊來了。

(寫獄卒。接著一陣靜默。)

兵士

這個時候他一定已經被交到總司令所駐紮的
那個莊家去了。

我親眼看見他帶着蒼白的臉孔走過。

這是一個小個兒，比那些照像還要小；他那雙
眼睛就像死人的。

我看見過他，他們也看見過他。

數人

我們看見過他。——是的。

(靜默。)

一個聲音

這是真的！那末這是真的了！啊！我相信，
現在我相信這是真的，而我們的痛苦從此也
就終結了。

另一聲音

起來，同志們！我們團結起來罷。

[60]

華佛羅

喂！同志們，我給你們說的可對嗎！

他們幹得不錯罷，對面那些傢伙，呃？

他們開頭就知道他們應當怎樣掃除他們的障礙。

可是，請問你們，同志們，請問你們，

我們難道就不如他們嗎？

你們說否。好！那末，

那末，既然他們成功了，我們爲什麼就不好同他們一樣的幹起來呢？

(叫聲，鼓掌聲和一些反對聲。)

華佛羅

我，我說，同志們，我也一樣，我不害怕我說的話

可是這並不是一些不中用的空洞的話：

“我們是爲這爲那而來的……”

我們好好地同一些綿羊似的彼此挨緊些罷！”

不，不！我的話於我是會引起一些嚴重的結果

的

可是當你在生死關頭的時候你可顧不得這許多，

我給你們說，我們得抓住我們那些主人，
我們那些無套無韁的狗，

我給你們說，我們必得這樣，否則你們就白說，白幹

——難道你們還不認識你們那些主人嗎？——

你們就一絲，一絲都不會成功，你們就終於還是奴隸，

同你們現在一樣，只好預備牽上屠場！

(新的喝采，幾聲望息的反對消滅在采聲裏面。)

華佛羅

啊！沒錯吧，呃？我不是說話只說半句的人
也不是做事只做半截的人。對面那些傢伙
他們已經掃清他們的蠢蟲，他們的齷賊，這很好，

可是我不大贊成他們所取的方法。

同志們，請問你們，你們可知道那個忠心的看守者嗎，

那看守着中最忠心的看守者，那五年以來給我們看守了我們的同伴們的看守者嗎？

——土坑！土坑！人家是把那些死人赤條條地丟在土坑裏面！

怎麼？有人在嘸哩咕嚕嗎？你們甘願進那個土坑嗎？

我們的時機只有一刻。就是我們目前所把握着的這一刻。

過此就會太遲，時間就不會再是我們的了。

只有懦夫們才願自取覆亡，而他們的覆亡也就是我們的失敗。

人家也會憐憫過你們嗎？人家也會愛惜過你們嗎？

你們應該在你們的首領，將軍們狼狽遲疑的時候去抓住他們，

不要愛惜他們的珍貴的皮，

你們應該，並且應該立刻，不要把時間白費在
討論與爭辯裏面，

應該立刻一舉掃清這些齷齪蟲賊以復你們的
饑，

是的，復饑，假若你們還有一點理性的話！復
饑！不要憐憫！

(激烈的喧嚷。可是這回反對之聲佔了優勢。)

幾個聲音

——問題不在這裏。——對的，對的，他有道
理。

——我們不是一些野獸。

——長官們叫我們去送死。——他們自己也
鎗斃我們。

——其次呢？——他們留在後方，享樂。

——只要要求和平和我們的權利就是。

——我們再不發狂般的去殺了。

一個聲音

請問你，華佛羅，當你做那個上尉傳令兵的時

候，

你却不像一條好漢而活像一條趨炎附勢的走狗呢。

(新的叫聲，贊成或反對這個說話的人，罵聲和威脅。)

華佛羅

人家在侮辱我，你們聽見的，
因為我說了真理，
可是你敢……

一個兵士

我們沒侮辱你。
可是像你這樣的人，我們却不能信任，
我平心靜氣的告訴你。

另一些人

可是，我們信任他。——你們這些人，你們害怕。

華佛羅

隨他們去罷，同志們。

我們已經說了我們所要說的話了。

如果你們不願意救你們自己的話，就隨你們的便。

你們將來不要後悔就是。我呢，我是已經說得夠了。

(他說這幾句話時，叫聲之聲還是繼續，並且增漲。)

顧斷天

喂，就這樣嗎？我們竟然大家相罵起來了嗎！

我們的互相團結，我們的互相了解，就是這個樣子嗎？

不幸！我們就像一些餓瘋了的野獸。

只知道互相咬齧。

那末完了，沒有什麼可幹了。

沒有一個人想來把他們重新抓住，把他們趕上他們應走的路，

沒有一個人會說幾句話來把大家鎮壓一下了！

賴特南(他已跳上了講台。這就是第一卷的那個十分年歲的第四兵士。開始時，他說話很激烈，使全廳人很快地就緘默下去了；末了他才用一種非常熱情的可是是鎮靜而響亮的聲音繼續說去。)

閉住你們的嘴罷！

眞眞奴隸根性的一羣！你會叫過我們的名字，華佛羅。

去罷，你們還是自殺去罷。辯嘴，太沒意識了。

難道我們已經得了一個大大的勝利，帶了一大堆的戰利品來分嗎？

難道我們已經是在我們敵人的屍前大吃大喝嗎？

一羣奴隸，奴隸都不如！我們甚至於不恨我們的主人了，

因爲我們替他勞動，

因為我們互相仇視，仇視着我們自己的力量。
因為，可是，這個力量是存在的，是存在的。
我們適纔都這樣說，我們適纔都這樣覺得。
難道我們就讓牠摧毀去嗎，同志們？
難道我們這回，嚴重而偉大的這回，
我們還要讓我們再跌一脚，讓我們舊有的不幸再坍落到我們的身上嗎？

起來罷，同志們，醒來罷！

華佛羅！我不是那些懷疑你的人，華佛羅同志，

就是那些激烈地起來反對你的人

難道他們是真真地懷疑你嗎，同志？誰也沒有這樣想！

在我們成年成月地困守着的那個泥坑中，
誰也有他的支持得住和支持不住的時候，
誰又敢起來說：“我！我是支持到底了！”呢？
可是我們今天，這裏，大家，都是一些新生的
人，

都是一些爲了一個大胆無畏的工作而集合攏
來的人；

誰是懦夫誰就不會到這兒來。

我敢確信地說：

所有在這兒的人，我都信任他們

我并且堅確地相信他們也是彼此互相信任
的，

而我們這兒是真正的一些同伴，一些兄弟。

許多聲音

——好極了，賴特南！——好極了；小傢伙！

——對的，一些真正的兄弟。

——他說了我們大家心底裏的話。

——我們要跟你幹。

——告訴我們怎麼幹法。——說罷！說罷！

賴特南

華佛羅同志，你說得很對：

我們的時機只有一刻，只有唯一的一刻，

這就是我們目前所把握着的這一刻。

在這一剎中，我們是強者，同志們，
在這一剎中，我們是這兒最強有力的強者，
在這一剎中，我們是這兒的真正的主人。
同志們，這個力量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應當駕到牠，我們應當握住牠
在牠面前要欣然而不要害怕；
可是，我們也應當
不要被這個力量，不要被這個屬於我們的力
量弄醉了，
我們應當冷眼去估量
牠的正確的分寸，牠的正確的限度，
這於我們未來的勝利的保證是十分的必要
的。
是的，同志們，這個時候是我們的，我們現在
是主人，
我們的金裝的總司令將軍們在我們的隱伏的
大力量前要再使不出一點兒的壓力，
可是，我們得記得，我們得記得並且注意，

我們後面有着農民；另外那個隱伏的大力量，
他們被從我們截斷了，他們再不認識我們了。

——羣裏面的一個聲音

——打倒後方的人！——打倒那些用我們的
肉來做戰爭的混蛋！

——啊！他們還能奈何我們嗎？

賴特南

我們同他們的聯絡，我們隨後再去辦，
可是現在必得知道的，必得注意的，
就是他們是萬能的，是的，是萬能的，
同我們一樣，同我們自己是萬能的一樣。
因為他們也是被損害者！是的，
被損害者，是犧牲了我們的那同一萬惡權威
的被損害者，

因為，沒有我們，他們無從獲救，
一樣，沒有他們，我們也無從獲救。

是的，是的，你們深深知道：

他們沒有我們不成，我們沒有他們也不成。

[75]

到底他們是些什麼人呢？

我們的老頭們，我們的給謊言和眼淚弄麻木了的老頭們，

我們的老頭們爲了工錢而生生地投向死亡，
女人們，給期待和憂愁弄衰老了的女人們，
把她們的身體和光陰消磨在那些閃着死光的
工廠裏，

而你們的年少的弟妹兒女，
你們的年少的弟妹兒女明天就要跟着你們死
去，

而現在所有的工廠和街道是充滿了羸瘦的
狗，
在吃那五年來的垃圾！

啊！後方的人，可是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呢？
就是這些本地人，同志們，那些同我們一樣的
農民，

昨天聽了戰爭完結的話而流淚的那些老太
婆，

所有那些勞苦而尚抱着一小線的希望的光明的人，

就是我們，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肉，

我們同他們是共一個靈魂，一個身體！

難道我們願意把我們生生地碾開嗎，

難道在這個他們也覺得他們是我們的兄弟的時候，

我們還要以一些狂妄的行爲去使他們恐怖，去使他們發狂嗎，

難道我們要同一些醉漢碰壁似的投身撲到他們身上去嗎，

難道我們要以怨恨和恐怖去激起他們來反對我們嗎？

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已經是我們的共同當權的時候，

在這個已經是我們的共同勝利的時候，

我們還要這樣這樣去做嗎？

啊！同志們！華佛羅說得對，我們誰也不知道

跟着目前這個時候到來的會是一個什麼時候
跟着目前這個時候到來的時候會帶來一些怎
樣待解決的問題，

待負起的責任，待接受的磨折。

每個時代都有着牠的當前的艱難。我們人，
我們應該去接受目前這個在響的時候。

過去的時候是過去了。在來的時候是個渺茫。

所以！我們，我們現在就應當把擔子挑上我們
肩上，

我們現在就應當把握着目前的可能性開始進
行，

我們的步伐要恰恰合乎這些可能性的步伐，
不要讓我們氣急敗壞的落在牠的後面，也不
要讓我們越過牠的前頭。

同志們，恐怖的五年的同伴和兄弟們，

土坑是個忠心的看守者是不確的，

人給與人的死是正當的話也是不確的，

我以我們那些成千成萬的兄弟們的死屍來作

證，

他們身體是僵冷了，他們的激怒的靈魂却在我們身上燃燒着，

殺是不夠的，而這個時候也不是一個新的流血的時候。

屠殺那些我們現在是主人的頭子們嗎？

可是，這裏的農民，

我們後面的鄉間和城市的人

會了解我們的劊子手的行爲嗎？

他們會一致起來反對我們，

那時我們就會真的懷疑我們的正義，

那時我們就會真的懷疑我們的力量了。

我不知道跟着目前這個時候到來的時候會帶來一些什麼，

我想我們身上的血沾得夠多了

即使爲了去成就那必需的舉動。

可是今天，同志們，

因爲我們是強者了。

因為我們是真正的主人了，
我們可不好燃起燎原之火來害己害人。
我們是些不願再去殺的人。
我們是些不願再去死的人。
我們是些反對人的人，
我們是些要生命和自由的人。

(掌聲。)

然則！這，同志們，我們應當這樣去喊。
應當這樣向那些要生命和自由的人喊，
應當這樣向那些還願意死的人去喊，
應當使我們的聲音響亮而簡單
好使全世界都聽見，都了解，
同志們，起來罷！這是做人的時候了，
起來罷，愛和平的人們！起來罷，愛工作的人
們！

(掌聲，喝采聲。)

華佛羅：

這些話，都很漂亮，老伙，可是你提議什麼呢？

一些聲音

——讓他繼續下去。——他就要說的。

——你已經說過你的話了。

——我們可以跟着這個傢伙幹。——說罷，賴特南。

賴特南

你們要在你們當中指定一些果敢可靠的人。

我提議我們百個當中舉出一個。

這些人再去討論。他們要把他們的計畫提交你們直到全體同意。

他們要選派一個代表團到總司令部去，

不是去求恩典而是去提我們的條件。

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掌管一切電報，電話和鐵路。

應當立刻簡單而明瞭地通知全國，喚起全國，

同時……

(在說最後幾句話時，幕漸漸下。)

第三場

瑪利的家。

安逸地坐在瑪利的草椅裏，柴火熊熊然的壁爐前面，布博慈總司令嘖嘖啣着一根美麗的煙斗沈默地抽着煙。何德少佐不聲不響地站在他的後面。

布總司令

壞透了。

何德少佐

將軍！

(靜默。)

布總司令

壞透了，煙葉子。糟透了。啵囉囉！

何德少佐

將軍！

(靜默。布總司令空了煙斗，又小心地裝上。達甫將軍不聲不響地進來，向少佐打了個招呼。兩人低聲

談了一會。)

何德少佐

將軍!

將軍!

達甫將軍……

布總司令(他微微轉過身來，打了一

個呵欠。)

呢?

啊!將軍。什麼?外面不熱吧,呢?

達甫將軍(他行了一個軍禮。)

將軍,恕我驚動了你,

可是,我有一些不快的事情得馬上給你報告,

這是立刻就會變成一個嚴重的局面的。

將軍,全軍的人都有點動搖起來了。

這並不是一種騷擾。既沒叛變,也沒暴動。

可是是一種平靜的隱伏的力量。

這令人覺得他們是從我們手裏脫去了。

從另一個消息我又知道他們馬上就要開會

了。

布總司令（他在達南將軍說話時就立
同向了壁爐，把手伸在火爐
上面烘一烘又搓一搓。聽到
達南將軍的最後幾句話，他
老實地笑了。）

啊啊啊！探聽不確吧，將軍，探聽不確吧。

這些小子是快樂的，是快樂的！

一點兒的快樂，對吧？那老脾氣。

裝做不見吧。放鬆一點兒韜繩，對吧？

勝利的兵士，勝利的國家，叛變，沒這回事。

去吧，安心吧。

今天好日子呀，將軍，好日子呀，

勝利，勝利，將軍，光榮的日子，

——呀，看，看，看那里，那里。

（門突然開了，一個矮小的人被一羣兵士推進了室
中；兵士們立刻退去；那矮人碎步前進，有時完全
站住；他穿一身異樣的軍裝，戴一頂帶長遮陽的軍

帽；他的眼睛被迷霧掩住了；而在兩眉之間的小小的鬚髮同烏鬚似的不斷的伸縮著。

布總司令急急站起身來，挺直身軀，對起胸脯，用一雙自傲而又含不安的眼光向他那兩個軍官看了一眼。接着就迎着來者走去，脫下他的軍帽，深深鞠了個躬，又把帽子戴上行了一個軍禮。那兩個軍官也照樣忙著。

離他們三人幾步之處，來者忽然停住，從他的迷霧下朝他們看了一眼，一聲不響。

布總司令

陛下！陛下……陛下！

光……光榮，光榮，對於我們大家。我。全軍。

噢！不會致辭，陛下。軍人，軍人。

噢！噢！

陛下！我……我代表，代表，

全軍和國家歡迎勇敢的不幸的皇……皇帝陛下

皇帝陛下（皇帝笑了一笑。他說話時

帶着一種尖銳的聲音，並且
時或時頓以省略，付與他的
話的下文。他不時發出一種
短，銳而陰險的笑聲。）

不幸；不錯。的確的。

先生，我很感謝你。我給你們以敬禮，先生們。

（靜默。）

布總司令

陛下……你瞧。你瞧。

我們不得已，我不得已，不是嗎……

——可是，可是，我想，

皇……皇帝陛下一定累了

給這……這個旅行，磨折。

少佐，少佐，把椅子端攏來

給皇……皇帝陛下……不錯，好，好，謝謝。

陛下，請……

（皇帝坐下，那三個圍他站着。）

布總司令

不錯，陛下，不是嗎，不得已，不得已……

——不太累吧，這個旅行。陛下？不太辛苦吧？

皇帝陛下（笑。）

一點兒不洽意，先生們，有點太長。

坐二十個鐘頭的火車。

（皇帝一面說着，一面解開他的大衣，顯出從裏面的撕得成條條的衣服。他又伸出他的一臂把那上面的一氣給鍛烙下的紅紫色的圓圈指給那三個看，接着，他就笑了。）

兩臂都有，先生們，

兩腿也各有一個。

你們要說民衆這條猛獅罷，我相信？

（他脫了他的帽子，露出他的被一些鏽蝕的布條亂纏住的腦袋。）

一個石頭打的，先生們，

全身都是，石頭，棍子。

布總司令

這不是我們的軍隊罷！

皇帝陛下

安心，先生。

(皇帝笑了一笑。)

安心，先生，暫時。

你的軍隊沒有虐待我，我。

我的軍隊把我交給

你的軍隊

還不過一歇。

(靜默。)

布總司令

那末，陛下，那末，的確的，

因為這樣，對於你要少難堪一點，

因為，不是嗎，我們，我不得已要

把你，你……

皇帝陛下

監禁起來。

布總司令

不錯，正是，陛下，正是，

[84]

監禁起來。

你明白的，不是嗎，你明白的。

皇帝陛下

我早就料到了的，先生。

對於我，實在沒有更好的希望，現在。

在你們手裏，我是在很安全的地方，現在。

(靜默。)

不過，對於你們，先生們，事情却不大妙

對於你們，先生們。

你不明白嗎，總司令先生？

不會吧，不會吧，事情是很顯明：

你們留住我。你們留住我就是救了我。

可是因為你們留住我，因此，

你們就再不會勝利了，先生們，就再沒有勝利之可言了。

你們對面，先生們，現在是再沒

政府，再沒領袖。

現在是只有，

瞧罷，你們一定知道這叫什麼，瞧罷。

（他指了指他的手臂，他的軍帽下的腦殼。）

我們之間，不是嗎，我不願意說那些嚇人的大字眼，

可是畢竟得說出來，不是嗎，你們對面現在是只有一羣民衆，

喂喂！我的民衆，先生們，我的民衆，

我的農民，我的工人，我的兵士，總而言之，我的民衆

在他們身上，你們莫想得到一絲絲的勝利，

在他們身上，你們沒有一絲絲勝利的可能。

（靜默。）

你們也明白我的意思起來了嗎，先生們？

你們要明白，沒有我，他們似乎也在處置起一切的事情來了。

那末，你們，還有一個政府的你們，對吧？

難道你們以為你們可以對付這些人嗎？

布總司令

陛……陛……陛下，
完全出乎意外，真的，真的，不是嗎，先生們，
出乎意外，你給我們指出的這一切。
顯然，顯然。擾亂。不幸的。危險的。
想不到的，不是嗎，先生們？
你明白的，陛下，不會談政治，軍人，軍人。
啵囉囉！可是怎麼好呢？
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把你送還去，
因為他們不，他們不，他們不要你了呢！

皇帝陛下

果然，總司令先生。
除此也再沒別的辦法，正相反，
他們會斷然剷除我。現在。
你們明白了罷，先生們，你們所征服的是我，
你們並且需要我來做勝利者。
你們的軍隊可也誰都高興嗎，總司令先生？
你們的農民可也誰都滿意於這五年的戰爭

嗎？

布總司令（惶惑地望了望他那兩個軍

官）

啾囉！陛下，啾囉！

啾囉！啾囉！

皇帝陛下

是的。

到底，你們現在也明白了罷，先生們，我想你們現在一定很明白了。

沒有勝利。其次，不是嗎，其次，一種，你們怎樣說法呢？傳染吧，是的，一種傳染。

哦！可是，不是嗎，事情還不完全是絕望的，我盼望，真的，我盼望。因為

那時，不是嗎，我也就不會更安全，那時，我也就不會比你們更安全，先生們。

可是，那邊，事情還會轉變。你們，

天呀，你們，乘這個機會……

就，兩個政府，對嗎？我敗者，你們勝利者，對嗎？

從我的行業中，總司令先生，
我們學會了許多的事，
那末……可是，不是嗎，我們誰也有一天會死去

只有上帝是永生的，先生們！

布總司令

啵囉！陛下。真能深思遠慮。
讓我同這些先生們商量一下。問問政府的意見。

高明，不是嗎，很高明。

啊！先生們，事情會進行得這樣的順利嗎！

會這樣的容易嗎！啊！

可是，可是，陛下，我們謝謝你，

高明的意見，珍貴的意見；噢！

我們感激，噢！這種偉大的政治的智慧，

噢！噢！偉大的愛和平的志願。

可是，不是嗎，不是嗎，先生們，
請吩咐吧，陛下，在可能的範圍內，
這兩位先生留一位隨侍陛下以待使喚；
在可能的範圍內，要聽明白，這兒起居是太壞
了……

想想，少佐。噢！這裏再沒好一點的屋子了，不
是嗎？

我們要把那三個從頂樓上趕出。

想想，將軍，

你好給我們自己在別處找一個安頓的地方
嗎，呢？

比如你住的那兒罷？好，好！

陛下，對不起，

軍隊裏面，不是嗎！……陛下，陛下。

(當幕漸漸下時，三人向皇帝致了一個敬下場。皇
帝繼續坐在壁爐前面，背向着門，從總司令說最後
這些話起，不動不擾。)



第三幕

酒店的廳，現在成了兵士的大本營。

一些滾來的桌子和一些擱在簷柱上的木板形成一張長大的桌子位在廳之中央。周圍是凳和椅子。

桌上，報紙，文件，一堆堆的小冊子，傳單。三架軍用電話。

從前懸在牆上的那面褪色的舊旗現在換上了兩架紅

族，交叉懸着。

十五個人坐在桌子周圍，獨自或兩三個在一塊的工作着，討論着；他們當中有三個已然見過的臉孔：賴特南，顧斷天，華佛羅。有幾個人在急急地吃着東西，可是并不停止他們的工作；別幾個人抽着煙。這是兵士委員會；賴特南的主席。

全幕時間，電話鈴聲不時響着。臨時委員之一就去接聽，並且直接或同他的同伴們商酌之後答話。有些委員不時走到外面去傳達命令，這又回來。

賴特南

第二軍怎麼樣了？

一個委員

好。很好。

一點鐘前，打過電話。

所有的將軍都拘留了，我們的人到處是主人了。

僅僅兩中隊的騎兵還頑抗着。

可是他們既沒子彈，也沒糧食。

一隊已經支持不住，此刻恐怕降都降了。

第二隊是從前的軍官編成的，可是裏面也有我們的人。

賴特南

好。死多少人？

委員

我不知道。我以為可以不必知道。

賴特南

你得知道。問他們去。

我們大家必需注意到這。

我們給農民和全軍的通告

一點不當疎忽，應當預防到一切的問題，

這是最要緊的。

儘可能地避免一切的流血，

應當這樣宣傳，應當使大家明白；

而尤其是應當宣傳真理；

整個的真理就是我們的武器。

華佛羅

幾架機關鎗就夠了。

賴特南(他遲疑了半晌,才決定答。)

華佛羅,你還得去學學,才會了解

我們所做的戰爭,我們所幹的工作。

在每個必需的舉動之前,我們這兒誰也不會
後退過,

可是我們也不當忘記我們在這兒幹的動機是
什麼。

我們誰也不當忘記,我是活着。

好,算了。——布博茲什麼時候好帶來呢?

一個委員

他已經在路上。幾分鐘內就好到了。

另一委員

賴特南,西部的消息。

(他聽了聽電話,回答。)

好。好。請等一等。

(他邊聽電話邊把所聽的向賴特南和別的人重述
一遍。)

那些地方活動委員會現在完全是地方的主人了。

他們在從事籌備軍餉，並且再沒暴動了……

農民同他們取一致行動，並且願意出他們自己的徵發……

冶金工人和礦工都已復工，並且成立了工人委員會……

小官吏們頑抗着……但已答應消滅官僚政治……

兩個新的職業學校成立了，

戲院開演了，鄉村間公開演講……

啊！怎麼？哈囉！……

他們說他們同臨時政府發生了問題。

臨時政府強迫他們接受那些屬於政府的人，

他們在他們起事第二天後所趕走的他們地方上的人。

一切壞蛋，一切戰爭的庖人。

政府強迫他們把他們重收回去。

賴特南(低聲。)

啊！必然地，這開始了。

委員

告訴他們必需的團結，
和權限與責任的分配。

委員中之一

是的，克服一切的難關，
不要後退，
不要受騙。

難道我們還要讓我們滯落一次嗎？

委員

他們說他們沒有麵粉了。

說臨時政府以扣留到埠的貨威嚇他們，如果
他們不讓步。

他們要我們給他們一個對付的方法。

——哈囉！是的，請等一等，留在電話傍邊。

賴特南

叫他們堅持！

堅持到底！

他們有玉蜀黍；他們好做餅吃，

他們好吃番薯。

這個政府的人是些沒用的賤傢伙，只要稍加
反抗，他們就會讓步。

他們沒有力量，他們什麼都沒有，

他們同是主人，同是榨取者，同是投機分子，

僅僅戴了一個更好看的假面具，

我們如向他們讓步，就什麼都完了。

華佛羅

然而，他們不害怕，他們知道採取必需的政策，

而且必得有一個政權，

也有一些必得取的聯絡。

賴特南

你說的是什麼呢？說這話的人是你嗎？

我們看你愈來愈鹵莽了，

幾星期來是這樣，適纔還是這樣。

到底你是爲誰奮鬥，又同誰奮鬥呢？

聽吧，華佛羅，我們將來或許有一個勝利的時候，

可是決沒有一個得利益的時候，你好好的明白吧。

——告訴我們的朋友們他們必得堅持。

叫他們把情形明瞭而充分地解釋給大家聽。

開會；發傳單；出告示，利用報紙。

告訴他們我們要完全的做他們的後盾，

不是用我們的空洞的話，而是用我們的實際的力量。

——他什麼時候好到呢，政府派來的那個代表？

明天罷？

一個委員

不。立刻。說不定他已經在這里了。

賴特南

好，等我們結束了布博慈的事他再來。

布博慈是我們的，是民衆的。沒有政府的事，

頂好他們的代表立刻明白這種情形
和力量的實際。

通知那些守衛同志在布博慈的帳沒有算清之
前不要放他進來。

關於西部這事，你立刻打電話給臨時政府，
明白地告訴他們我們是站在我們的朋友們後
面，

并且通知西部。

——誰呢，這個代表？有人認識他嗎？

一個委員

波登，舊議會的人民代表。

華佛羅

我有點認識他。他是我們那兒的議員。

一個委員

人怎麼樣？

華佛羅

嚇！不壞。

一個委員

戰時呢？

華佛羅

啊！不開口。

可是現在他又說話了。

一個委員

看來人還不壞。

華佛羅

是的，不壞。隊伍中最好的一個。勇敢，有毅力。

（就在這時，一小隊兵帶了布博慈總司令進來。）

賴特南

布博慈，你不該不接見我們的人，
現在已經兩星期了，
那時或者還是你克復你自己的時候；
所以，你也有不是的。

布總司令（他現在是活像一個鄉下的
老伯伯。對於他所身經的
事，他似乎完全不曾覺到；

他只不斷地向前點着頭，就

像一隻母雞在啄食一樣。）

啲囉！那時，啲囉，我不知道，啲囉，
我不知道，先生們，你們是這樣有力量的，啲
囉？

賴特南

夠了，先生！你的呆笨的老實態度夠了，
你的裝得活像的愚蠢態度夠了。
你身上的血夠多了，先生！
直到兩星期前那個被拒絕了的會見止，
你就同你那些主人，那些同類，
負上了你們共同的責任。
可是自從那時以來，民衆的血還在流着，
這是你個人的錯，先生；
你得把這一筆帳向民衆算一算。
布博慈，最近幾天給你留下的那種表面的自
由再不能夠維持下去了；
我們現在拘留你了。

〔101〕

布總司令

波羅！

賴特南

你的命運還沒決定。我們不是你的命運的唯一的裁判者。

所有那些被你送去屠殺了的人的妻子，

父母，兒女，整個民衆，

都得參與那要決定你的命運的裁判。

裁判——這字眼嚇你嗎，先生？

果然，這並不是你們那個商人式的裁判，有着
牠的天秤，

有着牠的劍，你的劍，富兒們的人，

有着那張鐵面無情的臉孔，

因為那就是死的臉孔。

——去罷。把人帶去。

（布總司令點着他的腦袋退去。）

賴特南

你們對這個人的意見怎樣？

華佛羅

我已經表示過我的了。土坑！可是你們大家都不贊成。

所以我就譏笑起你們的意見來了。

可是你們誰也不會說過你們要把他怎麼樣辦。

現在！這兒一個漂亮的解決方法：

對面那些朋友們的解決方法。

他們已經把他們那位先生送給我們看起來了。我們也把我們這條老畜生送給他們罷。

他們好留着玩玩，

或者，我們決定把他怎麼辦時他們再把他送還我們。

顧斷天

對對，這也許是最簡單的辦法。

一個委員

不。我們應當先裁判他。

另一委員

[103]

賴特南說過，我們沒有單獨裁判他的資格。

顧斷天

可是這並不是一種裁判。這是一種預防，一種
解脫。

另一委員

應當把他交給臨時政府。

數個委員

啊！不。——這，不，決不！

——你知道這個臨時政府所幹的事，

——就是適纔，你看見的，還同西部那些人作
對。

賴特南

我想最好還是今天就鎗斃了他。

——是的，同志們，這樣想這樣說的，今天，是
我。

我不相信土坑就是最好的看守者，

我知道多造成一些犧牲者出來是很危險的；

可是爲了我們今天在奮鬥着的這個原因

已經有一千五百萬的犧牲者倒在地下，入了土坑；這個卑賤的傢伙同他們權衡起來是算不了一點兒什麼，

我要毫無懼色的把他的老頭兒的血担當在我身上。

哦！我也知道他只是一個蠢如豬豕的老奴隸，我也知道他是盲目地幹了他的整個的屠殺工作，

我也知道他并不比任何人更壞，也并不比他那些主人更惡。

可是，那使我們今天站在民衆的幸福對面的一切是什麼呢？

現在這個老傢伙活着是很危險的，

哦！這個被輕蔑與嘲笑而却并不被憎惡的老傢伙。

顧斷天

可是我們是勝利者呢，現在！

賴特南

[105]

我們是勝利過了頭了！

我們的同志們和我們自己，我們都不想我們
現在是還是一無成就，

當這我們還不會開始建設，

當這我們還沒有破壞完結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都像一些疲倦了的工人只想笑，
只想喝了，

勝利者，顧斷天，真正的勝利者

是已然是那些危機過後起來的人，

是那些卑鄙，淫惡而唯利是圖的人。

他們已經成立，并且首都的羣衆也就讓他們
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

各省的消息是很好，

可是首都是在他們手裏，并且那邊沒有一個
反對他們的人，

他們已然假仁假義地把他們的手伸張到了各
省，

他們已然在威嚇我們的人，這些弱者，這些懦

夫已然敢於威嚇我們的人！

我們是勝利者嗎，顧斷天？我們是完了！

你們想活留起來的那條老畜生，

你們要活留起來的那條老畜生，

明天，恰恰因了他的愚蠢的態度，

明天就會是他們的人了，就會是這些瘦主人
的人了，

就會是這些我所比以前那些胖主人更懼更怕
的瘦主人的人了。

今天，他們敢把他們的一個派到我們這兒來！

明天……

哦！我們是完了，如果我們今天還看不明白的
話。

這就是爲什麼我要在這還有一絲的憤怒的火
焰燃燒着的時候

來贊成死！這就是我贊成死的原故！

顧斷天

可是你自己也說過我們沒有單獨裁判他的資

裕。

賴特南

我是給他說的。

今天，我們就要執行他的死刑，

以全體兵士的名義。

以整個男女民衆的名義。

華佛羅（低聲。）

那末，這兒，一個狄克推多？

賴特南（聳了聳肩。接着）

我們的手段必須羣衆了解而贊許，

我們必須在羣衆能夠了解并贊許那種手段的
時候去採取我們的手段。

半月之前，布博慈的執行會激起全國四分之
三的人來反對我們；

一星期後，牠就會激起全軍之一半來反對我
們，這一半軍隊就會同政府的人勾結；

今天，牠可以使那些壞蛋有所震懾，可以使他
們放鬆手，

可以給首都開一條真正民衆組織的路，
可以解放各省，
可以給全軍一點興奮，
我贊成死！

顧斷天

可是把他交給對面那些人呢？

賴特南

真是笑話！他們也同我們一樣，對面那些人，
他們也有他們的臨時政府，
但願他們對於他們那種頑童舉動
把他們那隻老血猿送給我們的那種頑童舉動
的代價不要付得太重就好了。

把布博慈交給他們好讓他們把他還給這邊的
政府嗎？

我贊成死！

一個委員

現在來付表決。贊成死的舉手。

(舉起來的僅三隻手。)

賴特南

好。但願你們不要贊成了別的許多死就對。
那麼？

顧斷天

提交全體兵士，全體民衆複決。

賴特南

好。我來提議基礎：
由兩邊的全體民衆，全體兵士
組織一個共同法庭
共同裁判
從宣戰起和在戰爭期間負責的兩邊的
一切元首，司令，將軍，關員。

顧斷天

沒異論嗎？

委員們

——不，不。——很好。——這行。——很對。

賴特南

好。再談別的。——這兒的農民呢？沒怨言了

嗎？

一個委員

自然，不用說！正相反。

這兒，地方上尤其

有着那位勇敢的老母親，

在她那唯一的還完好的屋子裏，

我們第一天晚上不就碰着他們大家都聚在那兒嗎，

你記得罷？

賴特南

是的，我記得。我記得。

委員

在這個行將就木的勞動者的老軀體裏面

有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活動力，

想不到的仁慈！清明而大膽的頭腦！

由那個小學教員幫助着，

辦理我們給與他們的食物分配的，是她，

支持鼓舞着他們的，也是她，

(同她在戰爭時支持鼓舞過他們一樣，)

她把我們要說的話都告訴解釋給他們聽，他們是站在我們一起。

賴特南

是的，他們明白了，這些人。

(這時，外面起了大的騷動，在“民衆萬歲!”，“民衆的軍隊萬歲!”，“打倒戰爭!”，“革命萬歲!”和一些的“代表萬歲!”的大呼聲中，一羣兵士突然闖進了舞台。舊議會的人民代表，現在的臨時政府的一員的波登帶著瀟灑的態度走在他們前面。這是一個長髮，濃鬚，紅臉的肥矮而堅實的人。他穿著一件使他顯得更形臃腫的毛長外套。

那些兵士委員都起了身，一小羣的委員圍聚在賴特南身邊。)

一個委員(帶語)

真真荒謬，放了他們同這隻鳥兒進來!

賴特南(同樣)

沒有別的辦法。

現在是我們是他們的人了，
他們可以參與我們的一切會議。
但願他們毀得掉我們的身體，毀不掉我們所
爲之奮鬥着的那個靈魂！

另一委員(同樣)

不錯，可是我們的隊伍是被衝散了。

賴特南(同樣)

不，不！

可是，錯誤，大錯是我們讓他一直到了這裏。
他也一樣，我們第一個就應當把他拘留起來
的。

大錯是我們在應當採取攻勢，應當顯示我們
就是力量的時候

同他們的政府敷衍了。

大錯是在我們對於自己缺少信任，
力量是屬於那些對於自己的力量有信任的人
的。

可是衝散了嗎，還未見得。惡魔！等着死罷！

(這段背語是從波登和兵士們進來起開始的，就在政府代表說着話時還是繼續下去。所以賴特南開始發言去答覆波登時是恰在他把最後這幾句話向他那些忠實同事說完之後。)

波登(向那些跟在他後面的人。)

同志們，謝謝你們！

到你們當中來，兵士同志們，我知道

我就是走進革命的中心！

現在，朋友們，我才知道

這個勇敢的中心是如何的熱烈，是如何的友愛！

可是國家也不是忘恩的。朋友們，牠知道

深深感激你們給與牠的自由！謝謝你們！

(鼓掌喝采之聲重起。)

波登(向那些委員。)

你們，朋友們，你們親愛的奮鬥的伴侶們，

你們有思想有腕力的親愛的英雄們，

你們萬分配有一個英雄的軍隊的。

親愛的英雄們，
謝謝你們，朋友們！
以我個人的名義，謝謝你們對於一個老戰侶
的
真誠而友愛的接待！
以國家的名義，以派我到你們這兒來的臨時
政府的名義，
我給你們大家謹致我們的謝意，
我給你們勇敢，果毅而智慧的大家謹致我們
的謝意。
我代表政府全體謹致我們的謝意，我們的感
激
於你們大家，
尤其於
你們當中的最年青的，我們的偉大的賴特南
同志！

(在賴特南的名字上起了激烈喝采鼓掌聲。)

賴特南(向兵士們。)

同志們，我們曾經一塊兒幹過一個工作，
在這個工作裏面我們誰都盡過責，出過力，担
過憂，

所以對於一個是你們之一的人的名字是用不
着歡呼的。

我們將來或許有一天有閒情去彼此互相慶
祝，

可是現在却不是歡呼，快樂，和休息的時候。

我們適纔拘禁了前總司令，布博慈君，

我說，請這兒大家都聽明白，

我說我們適纔拘禁了布博慈總司令，

并且現在各軍的叛民衆的將軍們都被拘禁
了，

各省的勞動民衆也都做了主人而在開始建設
了，

可是，請問你們，你們以爲這就是一種勝利
嗎？

你們以爲這就是勝利嗎？

你們以為自由就在於拘禁那些主人
以為正義現在是已經在地球上實現
以為現在就是跳舞和歌唱了的的時候了嗎？

實際，同志們！請你們讓你們的心從牠們那種
爬進去得太早的休息裏面重新爬出來罷！

實際，還是一無成就！——我們曾經一塊兒開
始了一個工作。

可是如果這是預備在功虧一簣的時候把牠放
棄的，

那就最好還是熱和和地留在那個固有的奴隸
身分的泥坑裏面

強於心頭帶着曇花一現的光明，已得復失的
自由的可慘的恥辱重新再躺進去！

實際還是一無成就！你們以為那羣應負責任
的罪人

現在可以給我們自由處置了嗎？

你們以為那些爪牙已經剪除了嗎？

你們不見他們，在新的名義下，在新的面具

下，

已經充分地準備了重新大踏步地捲土重來
嗎？

你們不會知道你們明天就要同昨天一樣
重新變成一羣待剪割的綿羊，一羣更絕望的
綿羊嗎！

——不錯，今天，我們是有力量。

就因為我們是有力量我們才不當睡覺。

就因為我們是有力量我們才必當鼓起精神毅
然決然去幹，

才必當手執鋤頭去打倒那可恥的舊的破屋，
把牠剷除個罄盡。

去開始建設我們的工作和正義的新世界。

我們各省的兄弟們在求我們援助。

我們對面的兄弟們也在求我們援助。

同志們，他們被一個臨時政府，

被一個虛偽的賣他們的臨時政府欺騙了，

被一個虛偽的賣他們的臨時政府把他們的勝

利偷去了，

他們在求我們援助，我們必得救他們，救我們自己。

適纔，我們是爲了這個在這兒工作，

立刻，我們還得要爲這個工作。

時間是寶貴的，空談尤其是費時間的東西。

你們，你們自己，你們應當從鼓勵進到大胆無畏。

工作去罷！同志們！到你們的委員會裏，到你們的團體裏面工作去罷，

到那些臨時工廠中工作去罷，

同我們這兒的農民同志們工作去罷，

幫助他們把破了的屋子重新建設，把被蹂躪了的田園恢復起來！

空談夠了；大家開始工作去罷！

（賴特爾驟然停住，就像他在等着一些什麼似的。）

他是被歡呼了。人羣裏面有點波動，可是所有在

場的兵士都留在那兒，並且別的兵士還在繼續擁

達。)

國家的政府之一的代表公民，
你們有工夫來訪問軍隊了，
我想你們那兒的工作一定是完結了。
我們這兒則不然，你是親眼看見的，
可是無論毅力，無論失望都不會使我們不去
完成我們的工作

你可以把這個回去告訴你那些同僚
說你在這兒碰見的是一些不屈不撓的人，
是一些準備着擔當一切，犧牲一切的男子。

波登 (在他說頭幾句話的時候，兵士羣
中有些喃喃之聲，但很快地就消
滅了。)

親愛的賴特南同志，親愛的朋友們，
對於我們適纔聽到的那些雄壯的話
我是最先鼓掌的一個。
是的，我的朋友們，我們勇往直前不倦不休地
從事於那個偉大的工作罷。

我衷心地贊美着我們的偉大的賴特南同志，
贊美着他的雄偉的辯才，
贊美着他的光明的心地。
在他的年少的熱情中，
秉着他的光明的心地，
他爲了要激勵你們不要軟化
而寧願把眼前的局面說得黯淡一點。
要是別人就會慰勞你們，要是別人
就會說在一個如此光榮，如此艱難的工作後，
是該你們休息一點兒的時候。
就在你們當中，他的同事當中，也許有一些人
相信目前的情形是頗順利，
相信你們不但有着休息的權利
而且有着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權利。
他嗎，却不這樣想！啊！這是一個領袖，你們是
很可以引以爲榮的！
我願意我有他的口才好來恰當地頌揚他，
可是我却只能真誠地由衷地說話；

謝謝你，民衆的珍貴的朋友，
你爲了共同的幸福而冒着失民心的危險。
要是我嗎，我就會據實地說：
時候是嚴重的，自然，可是這是一個有希望的時候，
全國的勞働羣衆都在爲了擁護他們的自由而團結起來了！
我聽到了這個已經崩壞了的專制政治的走狗的拘禁，我很高興，

(鼓掌聲。從這時起，波登的話常常被鼓掌擊敲斷。)

我知道臨時政府也會以同樣的高興來歡迎這個消息的。
同志們，但願我們之間沒有一點疑雲，一點的隔閡！

全國所擁護着的臨時政府，
同志們，全國所熱烈地擁護着的臨時政府
深深知道感激，深深知道感激

牠的革命的偉大的軍隊。

牠要證實牠的話的，同志們！

哦！我不是不知道。——我是十二分的真誠地
待你們的，朋友們，

我想我們之間一切最好都是開誠相見——

我不是不知道那些謠言，

那些被人陰險地在傳播着的毀謗。

我不知道一些怎樣的嫉妬而酷辣的心地，

我不知道一些怎樣的專制而傲慢的靈魂

迷失在一個可恥的狂妄的狄克推多的夢裏

.....

朋友們，離去這種陰影罷！ 走向光明！走向大
光明的路罷！

政府的話就要見諸實行，

政府就要以行爲來證實牠對於牠的軍隊的威
嚴。

而且誰都不會被忘記的。

——不錯，人家說這是一個人民的政府，

那些著名的人民，那些覺得那用你們的皮肉
來做的戰爭是如此其美好的著名的人民的政府。

(笑聲。)

啊！同志們，我們這些人民是太痛苦了，

我們人民對於你們的不幸不知道暗地流了多
少的淚！

可是，我的朋友們！許多人民，許多人民，

那些現居着你們的政府的頭腦地位的人民，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是兵士的真誠的朋友。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以為兵士休息的時候
是到了

現在是該他們，是該人民，——大家都得輪流
着作罷，不真嗎？——

來完成你們所如此美滿地開始了的工作了。

——這就是我要給你們說的話，孩子們。

我的話就止於此。可是這兒還有一點，一個請
求：

我想同你們到

那些爲革命而犧牲了的
我們的兄弟們的墓上
去一趟，
我要
以我的名義，以國家的名義
虔誠而嚴肅地
去致禮
那些爲我們而死了的英雄。
去罷，孩子們，到我們的墓上去！

(激烈的鼓掌聲，歡呼聲。波登在那些歡呼着他，護
隨着他的兵士當中離了酒店之處。遲疑了一會之
後，大部分的委員也跟着走了出去。僅僅賴特南和
別的兩三個委員留着。)

一個委員(向賴特南)

你瞧！你瞧！

賴特南

還未見得！



第四幕

第一場

第一幕的偷景。

半打的農夫農婦去稷地并排齊坐在壁爐前面，一條長板檯上。他們望了望門，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

一個老人

他們跑到我的貯藏室裏

[127]

把我窖藏在地下的一罈老酒
掘了出來，喝得乾乾淨淨。

一個老婦

他們跑到我的頂樓上面
把我好好地藏在柴堆下面的一
些蘋菓
都翻了出來吃得淨光。

(譯談。)

(又半打的農夫農婦跟在多宛伯後面進來，走去安
穩地坐在頭半打人對面一條凳上，頭半打人一點
不動。)

一個婦人(新的一隊裏面的。)

他們對於女人真是慳慳。

(她嘆息了一聲。)

另一婦人

都是一些公豬。

第一婦人

比對面那些人還大的一些公豬。

多宛伯

波登先生

說我們可以向他告發。

一個老人

還不如打仗的時候！

一個老婦

一個很好的人，

這位代表先生。

你們知道他們可願意服從他嗎？

老人

他人看來確是很正直的，

可是這些混蛋兵

硬要做主。

一個婦人

他們以為什麼都是合法的。

他們想自己當權！

另一婦人

自己還不知道管自己

竟想管起別人來！

一個老婦

你們說！我們這里
也有許多人跟在
這些假醉鬼的屁股後面呢！

一個婦人

天一黑，我就害怕得要命！
從前有憲兵的時候
就好得多了。

一個老人

必得有一個政府才成！

多宛伯

現在有一個呢，老伯伯。

一個婦人

我們就要看見政府的態度的。

另一婦人

翻到的那個年青人，
波登先生的隨員，

叫什麼呢？

他像很懂事似的。

第一婦人

他吹口笛吹得像一隻真正的鸚鵡。

一個老人

也是一個看來很正直的人。

多宛伯

待農民一點都不驕傲。

一個婦人

這是一個上等人。

一個老婦

他們立刻就會來嗎？

一個婦人

一定給什麼人

拖住在訴苦了。

另一婦人

或者給那些強盜的一個拖住了。

一個老婦

你們說！我們這裡還有許多的人。

同情這些強盜呢！

牧師說，這是驕傲

使他們轉向他們了。

——一個婦人——

這個瑪利癲子！

一切壞事都是她幹的。

——你們還常常誇贊她。

(進來一個吹着口笛的態度從容的漂亮男子。這是

波登的隨員。)

隨員

喂！孩子們，有什麼事？

大家(同時尖聲叫着。)

先生！先生！隨員先生！

隨員

啊不！不！不要同時叫！

第一隊的一個

我們先來。

隨員

好！你說。

第二隊的一個

不錯，可是我們是從遠處來的。

隨員

不，老頭兒，你隨後再說！

第一隊的發言者

這是關於亂兵的事！

他們什麼都搶。

他們吃了這一位許多蘋果，

喝了我一大桶酒。

隨員

好，好，不錯。可是名字呢？

發言者（繼續着，同時。）

其次，他們追逐姑娘們。

多宛伯（同時歇息着。）

波登先生給我們說過

叫我們向他告發。

隨員

是，是，不錯，你，什麼？

多宛伯

隨員先生，這一位
會給你說。她是很會說話的。

一個婦人

他們說什麼大家都是平等的，
說我們的東西就是他們的東西，
他們拿着鋤頭傢伙
到我們田地裏去。

隨員

好吧，好吧，這就會改變的，
忍耐點就是了。

(般若牧師剛剛帶了一隊別的新請願者進來。幾乎
就跟在他後面到來波登，顯得忙而親切。)

般若牧師

隨員先生，請恕我們，
可是我們要求你援助。

[134]

啊！我們的代表來了。

隨員

啊！牧師，這要求過分了。

波登

朋友們，我很高興碰到你們聚在這兒。

消息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快樂，

我敢向你們保證，

朋友們，不久你們就要得救了。

我是深深知道

你們過了一些苦日子的……

(在波登說話時幕漸漸下。)

第 二 場

酒店的或廳，佈置同第三幕。

幕起時，只有六七個委員圍在賴特南周圍。這個議事井工作廳，現在是有許多位子空着。在廳的人有的在寫，有的在打電話；賴特南尤其顯得是把全部精神都懸付在他的工

作裏，對於他周圍發生的事和談話全不注意。

灰色的黃昏。雪花大朵地飄飛着。

一個委員

“勇敢，有毅力。”別人早告訴我們了。

可是這尤其是一個散播破壞的惡魔。

啊；這些政府的先生們真是一些惡辣的毒人。

他們真可以光榮地在

勝利的垃圾上去治國的。

另一委員

怎麼辦呢？

顧斷天

我們起來，

你們少年，

你們不願意死而前面有着

無數負着工作和歡樂的日子

在等待着你們的少年，

我們老頭，

我們回顧着過去和我們的家庭的老頭，

我們起來是反抗死的，
我們現在却都只是一些新的死的供給者了。

一個委員

死，至少有一個
是屬於我們的，這就是我們的死。
勝者消滅敗者！
死，我看得夠多了！五年的戰爭，
和這三個月……我覺得我多活了一百年了。
我不願意獨自活着。

另一委員

死，不錯。不單幾個！
那些懦夫，同我們一道。在我們之前！
啊。我也一樣，我也願意死，我也願意死來把
我抓去！

死！
可是，如果我不倒在他們屍上
我就死也不甘心的。

前委員

[187]

噲！復仇嗎？牠也沒有什麼滋味。

其次！第一個錯是在我們。

起來却又不使自己成爲征服者，

這是一種罪惡！

來睡罷，得了。

另一委員

一些空話，這都是。怎麼辦呢？

另一委員

敗者！死！那末你們都這麼想嗎？

可是我，我却說現在正是戰必勝的時候，

現在是正當堅定起來的時候，

我却說我們定會戰勝，定會戰勝！

顧斷天

可憐的孩子！

前委員

請你閉住你的嘴罷！

在這臨時政府正在牠的根據地開始漸漸難支
的時候，

你們大家却來絕望地
談着投降，談着死！
不錯！我們這纔才接到通知
我們那邊的朋友們現在是團結起來了！
同我們兄弟一般攜着手，他們開始了攻擊，
而你們，
在他們已然牢牢地咬住了那條惡獸的時候，
你們却要後退，却要來賣他們！
在兩個城區裏面，他們已經是主人了。
哦！醒來罷！現在是正當奮鬥的時候，
現在是正是戰必勝的時候。

賴特南（在前委員說最後這幾句話時，
他離開了他的沉思的工作，抬
起了頭。）

是的，兩個城區今早落在我們的朋友們手裏，
可是明天，或者就是今天晚上，
兩個城區就要被政府的機關鎗掃射，
兩個城區就要在政府的大砲下毀滅。

兩個城區的男女老少就要
被軍事裁判所鎗斃，
他們的血肉就要在那些同新政府勾結好了的
富兒們的怨毒下活生生地橫飛。
太遲了！太遲了！也可說太早了！

（這時遠處起了一種漸來漸近的遠雷般的隱隱的
喧器，其中可以辨出一些恨與死的激怒的吶喊。在
場委員除了一兩個稍微有點擾亂外，其餘的都像
漠不關心。）

是的，戰爭。就是戰爭。戰爭的五年，
整個失望的五年，
幻滅希望的五年，
死的五年，
在痛苦和悲哀中蹂躪的五年，
生物的難和解的整個毀滅的五年，
那以兩隻漸來漸沉重的拳頭
把人們逐漸逐漸壓伏向一片愈見愈見瘦瘠的
土地的不幸的五年。

啊！這條人獸，牠相信什麼呢？
牠願意什麼呢？牠願意怎麼樣呢？
一些突起，是的，一些兇猛，狂激，而茫無目向
的突起，

一種痛苦的顫痛。

起來反抗那些爲牠工作的人，

起來反抗那些抗牠工作的人，

起來反抗牠自己，

然後，麻木的，泥污的，匍匐的

重新躺進泥坑裏去！

前委員

啊，賴特南！賴特南！這是你嗎！

你也這樣懷疑了嗎！

你也來挫敗他們的勇氣了嗎！

(大聲怒罵着的羣衆漸來漸近。已經可以聽到一些
明晰的叫聲：“狄克推多！”“打死賴特南！”“打倒
那些狄克推多！”)

賴特南

(-141)

那邊的暴動是這些突起之一。
而這，這里，自然，也是。
僅僅那邊是機關鎗對付我們的人，
我們這里，却不！
是狂風暴雨的掃蕩，這很好。觀念是不會死的。

啊！朋友們，患難時候的朋友們，
光明時候的朋友們，
這應當咬緊牙關保守一個鎮靜的戰線的最後
幾分鐘的朋友們，
你們要去追求什麼呢？
你，你同一個爛醉的妓女一般渴抱着死的希望，
你，你狂吼着復仇，
你，你在一種醉人的幻想中還贊美着我們的
勝利，
朋友們，你們需要
把你們的眼睛埋藏在一些幻影裏面嗎？

醒來罷，朋友們，我們應當忠心於我們的友人：赤裸裸的真理。

——那末，怎樣？——怎麼辦？

(暴風雨似的喧器開始在舞台周圍瀾瀾。更明晰，更迫近，更可怕的叫聲截斷了在場諸人的談話，他們立刻就雜使彼此互相聽聞起來。威嚇大半是向賴特南發的。別的呼聲是：“休息！”“階級！”“苦夠了！”“兇手們！”)

賴特南

靜待。不要希望。
沒有可希望的。
可是，如果，偶然，
一個靈蹟，一個覺醒，
準備。
準備坦當一切。
準備犧牲一切。
靜待。

數委員

——這樣！——就只有死！

賴特南

不等也好。

等，這還太笨。

朋友們！你們是男子嗎？

準備擔當一切，犧牲一切嗎？

不後悔嗎？

聽罷，我們各人，

獨自出去。獨自到

他們當中去，

是的，到他們當中去。

（這時，半响之前已經可以望見的那些打先鋒的最
逼近的兵士出現到了窗前，門邊。他們要進來了。
委員們站了起來。賴特南一躍到了門邊。那兒，兩
手交叉，一聲不響，他挺身擋住了第一列的兵士。
於是，羣衆裏面起了一種後退，雖然叫喊之聲沒有
稍減，然而他們是被制馭住了，轉身，漸漸遠去。
賴特南冷然回到他的位子上，重新坐下。他的陪

三個同事也照樣的歸了座。別幾個還在窗前的門邊。)

賴特南

到他們當中去，是的。
在他們沒回來之先。
我們各人。獨自，
獨自一個。每羣一個。
重新抓住他們。
制馭畜生。把人重新抓住。
他們是人。
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是我們自己。

(站在門前的那個委員向後退了一步。有一個人獨自一個進來了。兩手插在褲袋裏面，臉上帶着嘲笑的神氣。這就是華佛羅。)

華佛羅

怎樣？

(靜默。)

怎樣？死嗎？

[145]

一個委員

是的，你也一樣。你頭一個。

華佛羅

噢！知道吧！

別不知道利害！

(那個說話的委員突然站了起來想要撲到他身上去。人家把他拖住了。)

華佛羅

頑童！

——我並不是個壞人。你們的辱罵，你們的侮辱，

你們不會對我稍加吝惜。不嗎？

你們還可以救你們自己。投降吧！

得了，同志們，我們一同投降吧。

(遠去了的吶喊重新開始逼近。羣衆回來了。)

聽吧！我救你們。他們並不那樣壞！

你，賴特南。同我來。願意嗎？

喂，怎樣？你固執嗎？有什麼用！

(146)

民衆的朋友嗎？那末！得以牠的意志爲意志！
誰給你們說你們對，而別人就不對呢？
其次，我們常常說的
真理是在大衆裏面，對嗎？
這個政府嗎？牠總比別一個強！能夠做事。
想想！來嗎？一點鐘內
你們又成爲民衆的朋友了！同我一樣！
可是你們看，得快快決定。

(警察到了，比第一次更兇。這回，他們從前所有的
入口侵入了這玻璃。暴風雨似的呼聲。
賴特南一跳上了桌子，準備鎮壓羣衆。他所能發出
的一些字眼增加了反他個人的死的吼聲。)

賴特南

同志們！
如果你們還記得，
如果還剩下一絲的正義……

兵之羣

哦！屁放夠了！

(147)

殺叛徒呀！

(一聲手鎗從廳之一隅發出。被擊中了的賴特南倒下。驚愕。接着，喧囂之聲更激烈地重起。有人把賴特南的身體擡到桌上。)

談話——着了嗎？——死了嗎？——是。——不。——死了，死了。

——可惜。可惜。——更好。——更好。——他替大家受罰了。

——一個叛徒。——一個勇敢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壞蛋！

——誰開的鎗？——沒看見。——誰也沒看見。

——殺他的人有人嗾使的。——是政府。——呀！懦夫！

——這是個活寶貝。——是個讓我們天天工作，受活罪的傢伙。

——這回他可着了。——不管怎樣，他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

——放狗屁！——你這樣後悔嗎！

——這是自由。

(兵羣進進出出同一些蟻窠在垂危中的蟻窠裏面似的。在這些一進一出的人流之一裏面進來了矯飾其態的氣急的波登。他奔向屍體，帶着一種儼然的姿勢脫了帽子。靜默起。)

波登

他是偉大的。

(加高了一些喃喃之聲。)

啊！同志們，他犯了一些錯誤！

一些嚴重的錯誤，

一些危險的錯誤，

一些罪惡的錯誤。

這會阻止我們大家成為正義者嗎？

不！不！

我們誰都不會接受去做不正義者的。

對於死者同志，偉大的罪人，偉大的迷途者，

我們要完全寬恕了他，我們要致禮他的遺體：

以你的生，以你的死，乃至以你的錯誤；

你教訓了我們，偉大的死者同志。

他是倒了。失掉了個臂膀有甚麼要緊！

同我們大家一樣，他是我們的共同主張的大
公無私的僕人，

我聽見他在喊：我死何妨！前進！

可是我，同志們，我却說：他是當崇拜的。

因為（你們知道）我的整個力量就在這裏：忠
實，坦白。

他是當崇拜的：

他留下了他的服務和錯誤的模範。

他不曾了解時間的遞嬗。他就走了，

在死亡的輪下壓碎了。他是當寬恕的。

朋友們，他的生和死的這個教訓是什麼呢？

啊！同志們，在你們大家的臉上，在你們大家
的心頭

我看到了這個回答：團結！寬恕大家！偉大的
勞動者大家休息！

寬恕死者。

寬恕他那些迷途的同伴。

祝願愛和平的人們，同志們！

願這個已死的同志是這個爲自由的新鬥爭的
唯一犧牲者！

朋友們，有一個人，

一個比他所着的軍服更有價值的人，

一個萬分配被選爲兵士之父的人，

一個曾領導過你們走向勝利的人，同志們！

被委棄了，這就是死者的錯誤之一。

我們不有着一種團結起來的大需要嗎？

我們好不去召回這個人嗎，朋友們？

啊！我知道這是你們的最寶貴的希望。

但願他來，這個在他的難堪的痛苦中

對你們不會有過一點怨意的人！

但願他來，

同一個父親來到他的孩子們當中一樣！

——他來了，同志們。

（進來右擁慈總司令，他顯得鎮靜而溫榮。他是被

歡呼了c)

將軍，以國家的名義，
以你的重獲得了的兒子們的名義！

(波登投身到布博慈懷中。)

布總司令

不錯！正是！我的兒子們！我的孩子們！
啊，啊，啊！是的，大大感動。
正直，忠實，
友愛，再沒叛逆，
破囉！世界上的頭等兵士，
收穫勝利的果子，
勝利，我的孩子們，勝利。

波登

將軍是太感動了。
同我們大家一樣，同志們。
現在，朋友們，請以他的名義
來給你們報告
一個萬分可喜的消息，就是

我們，照他的高貴的說法，我們就好
收穫勝利的菓子了，這些菓子，
同志們，是被擾亂從你們手裏奪去了的。
用他們的所謂解放，用他們的假面具的革命，
我們的敵人們希冀不付他們的罪惡的代價，
哈拉！

可是，我們知道他們那邊的政府是
已經重新獲得了一些很順利的環境，
以這些環境我們立刻就
簽立一個正義的偉大的和約。
偉大的和平要由你們的光榮的武器獲得。
朋友們，高興罷；戰爭是要繼續下去
一直到整個的勝利！
臨時政府
已經頒令要把他們的皇帝，
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應該賠償並且能夠賠償
我們一切損失的敵人，
送還他的可憐的戰敗的軍隊。

所以現在就是闖起！追逐！戰事的勝利的結局！

你們將來誰都要分得那隻大獸的肉！
去罷，愛國的男兒們，
從此就不會再受一點兒痛苦了的愛國的男兒們，

武裝起來，走向勝利！

(在兵士們的歡呼聲中漸漸靜下。)



第五幕

第一幕的佈景。

一個冰凍嚴寒，天清如洗的晝夜。呼嘯的風從門口直
逐向無火的壁爐。

室中充滿了人，就是第一幕的那些農夫農婦，都是頭
戴風帽，身子緊裹在破舊的衣服裏。

一個少女

[165]

昨天我們是聽見，
就像北風在呼呼地吹。

路意

就是今天早上，在白奈山還可聽見，
不過很遠很遠，隱隱約約，
就像凡里的的鐘聲
在下雨的時候。

一個婦人

總而言之，啊！我們這兒是長久不聽見了，
這一回！

山上的人

可是在我們那些林中，
那些還沒完全掃斷的林中，
還有許多新被殺的人的屍體；
他們躺在堅硬的地上，冷空氣裏面，
僵硬的，冰冷的，我們這些被殺的少年的屍體，
沒有人去掩埋。
在那些山毛榉下，在那松柏樹下，

我前天掘了兩個坑，
昨天掘了三個，今天晚上來時也掘了一個，
可是還剩下許多。

死了孩子的母親

血！人們的血是還沒流夠
要想洗淨人們的一切罪惡。

般若牧師

人們的一切罪過。

死了孩子的母親

血！

我是被詛咒的！大家是被詛咒的！
同一條餓荒了的母狼一般
我以我所聞嗅着的這一切血腥來醉飽；
啊！那隻吞了我的肚腹的可怕惡獸，
我現在真幸福，啊！我真幸福！

一個婦人

是的，是的，我們那兒又死了許多人，
可是不管怎樣，戰爭現在是在他們那兒了。

啊！啊！他們逃，他們互相殺，互相吃，
現在也輪到他們痛苦起來了，這是該的，
他們該償還，他們該償還……

多宛伯

他們那些舊債！

一個婦人

啊！可是，不管怎樣，這是很痛快的事！
他們蹂躪了我們的田地，
蹂躪了我們的老頭們的肉，我們的孩子們的
肉，
我們的肉的肉，
搶劫，焚燒，
把傲倖還活着受罪的我們
弄成了一些戰慄可憐的東西，
就像一些被人追逐的野獸。
——這些狗，但願他們有這麼一天起了念頭
走到別的地方去殺，去互相咬，
那時我們就讓他們走：祝你們旅途平安並且

謝謝嘍！

不，不，輪到他們，輪到他們，他們活該受罪了！

數人

是的，嘍！那些強盜！——這回，他們可給咬住了。

——你們說！我們幾乎讓他們逃走了！

——我們是瘋了。——那是因為太痛苦了。

——那是那個壞蛋的錯。

——這位正直的將軍，他把那個大胆的小傢伙還給了他們。

——我們就可在這個畜生身上復仇。

——給我們的死者！——給我們的田地！——給我們的屋子！

瑪利

我們的死者！我們的死者！我們的死者！現在又有許多的死者了！

（靜默。）

般若牧師

瑪利……

瑪利

這不是以血去洗血嗎？

多宛伯

呀！怎麼？呀！怎麼，我的可憐的老瑪利？

難道你不高興？

國家得救嗎？

難道你還在夢想着

我們幹的那件事嗎？

那件荒謬的事。那件不可能的事。

（靜默。）

路意

那些日子是怎樣的冷峭！

可是我却很暖和的，我却很快樂的。

那時大家都很快樂，是不是，祖母？

那些日子戰爭既沒有

又關了那……

彼得先生

別響罷，小孩子。

瑪利(同時。)

別響罷，我的小路意。

——安娜，孩子有寒熱病，
他腦子裏裝的憂慮和疲勞太多了。

安娜

他就去睡，祖母。

般若牧師

你看，瑪利，你看，你自己……

(靜默。)

山上的人(好像向他自己說的。)

是，是，或者最好還是這孩子不要說話，
這個回憶或者也……

啊！我們曾經做過強者。

多宛伯

強者！強者！——啊！孩子，你看看罷，
你也一樣，瑪利，瑪利，

(這個惡夢又在他們心頭發芽了
同一株茅草似的怎麼也拔不出!)
可是請你們看看我們罷，
看看我們的情形，
看看我們的被蹂躪了的空虛的心田罷!
強者!——我們的小彭白河
把我們那些垂楊間的草地灌溉得一碧如茵
姑娘們唱着歌兒爭相去那兒澆洗，
可是當冬天的大雨一來，牠突然暴漲起來的
時候，

——你記得罷，瑪利，
你也記得那樣的一些年頭罷，山上的人?——
當牠泛濫起來同一條猛獸一般奔流的時候，
當牠同拔草梗似的
把牠兩岸的樹木，田地連根拔出，
把我們的門，窗，木桶，櫥櫃一掃而空的，
通通夾帶去了的時候，
——請問你們，請問你們，牠也是強者嗎，牠

也是強者嗎？

啊！可恥的憤怒，可恥的叛亂，
牠在牠後面只留下了一些破壞，一些死喪！

山上的人

不用說，你是對的，老頭兒，
不用說，你是對的，也不用說
在這個世界上是什麼也不當再爲我們開花
了。

（靜默。）

我還願意相信我自己。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覺得我嘴頭的那種黏性的魯重
和留在我們一生裏面的那個傷痕
好像明天
我們就要醉飽，就要互相撕打。
是的，自然，你是對的。

母親

難道如許的死亡，如許的痛苦
如許的破壞還不夠嗎？

救我們剩下的東西，啊！剩下了一些什麼呢！
瑪利，我們並不責備你，
我們也會跟你幹過，我們從你眼裏看得到這
個意思，

可是你對於我們的力量是估量得太過分了。

一個婦人

我們並不責備你，不。

可是，如果我們跟你直幹到底，
你，和你一道，那些兵士，那些狂人，所有那些
瘋子，

我們會怎樣不堪設想呢，請問？

你，你是老了，這在你是無可無不可，
可是你就不想我們的人是死夠了嗎？

般若牧師

驕傲令你迷途了，瑪利。

多宛伯

我們並不責備你，我可憐的老朋友，
這兒也有一個人比你更仁慈更勇敢的嗎？

你在我們那些最難堪的日子裏曾經援助過我們大家，支持過我們大家。

可是我們是如此其老了！看吧，看吧，可憐的老朋友。

要想變更一切已經不是我們的事了，對嗎？

要想幹——什麼？我難道知道嗎？

幹那種世界上從來沒有見過的事！

地方上的人都是一些同我們一樣可憐的人，你以為他們能夠獨自處理一切，決斷一切嗎？

如果還有少年人的話，我也不說，

可是他們是都給殺了呢！

一個婦人

并且如果願意相信的話，

所有今天還活着的人

不都也給殺了嗎？

大家都給殺了，老人，小孩子，女人。

自然，我們要寬恕你，老瑪利，

可是你的屋子和你都再不能給我們喚起

那些好辰光和好回憶了。
我從此再不到這個屋子裏來了，
就是打這里過我都要繞道兒走。
再會，瑪利。願上帝寬恕你。
願那些就要回來的男子們寬恕你。
再會，安娜。

(她拿起她的提燈，點燃，去了。)

多宛伯

這個女人的心向來就很殘酷的。
她是一個沒有受到什麼損失的人，
她害怕我們，害怕兵士，害怕窮人，
因為她有許多白亮亮的光洋埋藏在土裏。

一個老婦

可是，可是，我的老母親，我的老瑪利，
可是這是真的，你明白嗎，呃，呃？
真的我們不好常常來了。
呃，呃，你明白的，人家會
人家會給我們苦吃呢。

母親

其次，爲了我們的小孩子。

可是我們是永遠愛你的，老母親。

(大半的農夫農婦都點燃了他們的提燈，準備出去
而又在門邊互相擁擠着不敢跨出門去。)

般若牧師

孩子們，教堂已經重新蓋好了。

晚安，我的正直的瑪利，晚安，我的女兒，

現在是你，呢？你要來看我了，

你不會同良善的上帝的屋子生氣罷，呢？

(拿起他的提燈，掃起他的教袍，般若牧師勇敢地
給那一羣人開了道一同走向黑夜去了。)

山上的人(最後出去。)

我也要走了。再會，瑪利，我們的母親。

可是我是因爲我住得遠。我是不會拋棄你的。

我要再來。

我相信在這個地球上對於我們是再沒一點兒
什麼了。

可是對於我，却還有你，比我們誰都好的你。

瑪利(她本來是一聲不響的向着壁爐坐著的。這時她起了身，走向這人，把他的手握在她的兩手裏面。)

再會，我的孩子，再會……

我并不比他們任何人好，

要想知道那是對的那是不對的是很難的事，

要想知道什麼當做什麼不應當做尤其是難。

再會！

(山上的人漸漸遠去。連同瑪利和她媳婦，孫兒，只剩下了很小的一羣人圍在多宛伯的身邊。瑪利留在門前站着，注視着夜。靜默。)

多宛伯

我們是永遠愛你的，我可憐的瑪利。

(靜默。)

多宛伯

你什麼都不回答嗎，祖母？

我也很老了，我是常常需要你的。

瑪利

你們現在大家都像一些幸福的人，
都像一些願意相信自己是幸福的人。
我是一個老傢伙，一個老太婆了，現在。
你們并不知道，誰也并不知道我是怎樣的老
了。

啊！壓在我身上的
所有這幾年倒下的那些人的青春。
可是，可是，這個衰老的心
是在冒血，牠是被痛苦和悲哀絞碎碎了。

（靜默。）

去罷，多宛伯，去罷，你們大家，
你們也該回家去了。
再會，我的孩子們，再會，願你們平安，再會！

（最後一羣去了，靜默地，就像這是瑪利趕走他們
似的。現在她是獨自同她的媳婦和那睡在兩張床
之一上睡覺了的孩子留着。）

瑪利

安娜，我的孩子，你也一定很疲倦了，
你該去睡了。

安娜

是的，祖母。

(她走向扶梯，上了幾級，但又停住，緩緩地重復走了下來，在室中走來走去，就像她在找尋什麼似的。)

瑪利已經重新回去坐在壁爐前的一張椅子裏面。
小孩子在他的睡夢中擾亂着；他不時的發出一些歎息之聲。)

祖母……

(瑪利似乎不曾聽見。安娜走近她。)

祖母，

我想跟你談談。

你知道我的爲人，這用不着多說。

可是我想跟你談談今天晚上的事，

祖母，我是常常站在你一道的。

(瑪利轉身向她越趨，把她兩手握在她的手裏。)

對於這種人與人間之屠殺的憎恨，站在你一道。

關於你承認那些起事的人是本來可以成功的事，站在你一道，

今天晚上，也站在你一道。

瑪利

我的小女兒！

我的沉默的小女兒，你是怎樣的勇敢而良善
喲！

我深深認識你，好了，

你同一隻灰色的小母貓似的從來不作聲，

可是我知道你是很勇敢的。

我也一樣，我不大同你多說，

這是因為我很知道

你是常常了解我，並且很愛我的。

我的孩子的眼力不錯

把你揀了來了，小母貓。

安娜

〔171〕

其次，還有別的事。

你說我是勇敢的；不大常常，祖母。

還有別的事我必得今天晚上給你說：

我害怕，祖母，我害怕喲！

瑪利

哦，我的小女兒，別談這個罷！別談這個罷！

不，不要說。我知道。哦！是的，我知道。

適纔，當那可憐的老人離我們去的時候，

我不該說……可是我，我的孩子，

我，你的老媽媽，你明白，安娜，

我所感到的東西，這就是

人類的一切可憐孩子們的痛苦。

哦！再沒別的了，我的孩子，再沒別的了，我向你保證，

我的小女兒，親愛的，親愛的女兒。

(她本來是把她的媳婦拉近靠在她懷中的。現在却是她，老祖母，把她的臉藏在安娜的圍裙裏了。靜默。)

你是怎樣的消瘦喲，我的小安娜！

你是怎樣脆弱而疲憊喲！

你也一樣，你很老了，是嗎，我的孩子？

（路意在他的床上翻了一個身，呻吟出了一些不連續的字眼。）

瑪利

不，不，我的女兒，不，他并沒說什麼，

他在做夢，他受了刺戟，我們的孩子，這是在說夢話。

他有着一些為他的年齡所擔負不起的憂慮，

你明白的，其次，他所做的一切工作，

其次，營養不良……

可是，你知道，他將來一定是一個真正的男子，你的孩子，安娜，

他的心，已然是這麼勇敢堅毅了！

（靜默。她們聽了聽孩子的呼吸。）

好了，現在，你上去罷。

去罷，親愛的女兒，你給疲倦壓碎了。

安娜(上邊。)

是的，祖母。

可是，你也該休息了。

瑪利

是的，我就要休息。立刻。

我只在孩子傍邊還留一會兒。

你知道，老年人是用不着多少睡眠的，

甚至不大愛睡眠。

安娜(她到了扶梯頂上，開了頂樓的

門。)

祝你夜安，祖母。

瑪利

是的，我的女兒，夜安。

願夜護佑我們，護佑大家。

(瑪利現在是獨自一個，背向觀眾，一動不動的坐在她的草椅裏面，壁爐與她孩子所睡的床之間。

幕下，半晌之後重啓：台上什麼都沒變動。一陣長

的靜默。

接着，門上起了一些超微的敲擊聲，外面可以辨出
幾個人影。）

瑪利（用一種壓抑的聲音。）

誰呢？

一個聲音（從外面。）

開門，開門！

瑪利

誰呢？

（門開了。山上的人現出來了，獨自一個。門仍開
着。山上的人走向那已經起身來迎他的瑪利，他
握住了她的兩手。）

山上的人

瑪利！老母親，

可憐的老媽媽，我們大家的可憐的母親，

哦！你是勇敢的，我們看見過你的靈魂，

你的靈魂就像一朵光明照在我們的冰冷的夜

裏；

媽媽，老媽媽，可憐的老媽媽，

(他握住她的兩肩，把她抱在懷中，就像怕她跌倒似的。)

進來罷，弟兄們。

(兩個農夫走進，肩上抬着一個挺硬的土色的大屍體。他們把屍體安放在第二張床上，在床頭擺了兩盞提燈。這種蒼白的光輝像是發自屍體的鉛青色的臉孔。瑪利帶着一種麻木的恐怖靜靜地注視了一會舞台；接着，突然，脫去山上的人的襁抱。)

瑪利(發了一聲不洪亮的大叫。)

啊！這是真理！

哦！我的大兒子嘍！

山上的人

我動身回家去。我在林中碰到了這兩位。

林中，那是每天要發現一些死人的。

是的，一些死人，

這個重起的戰爭所造成而留在牠的後面的一些死人。

戰爭去了，可是牠把
一些血和痛苦的新水塘，一些血和痛苦的大
水塘留在牠的後面。

瑪利，瑪利！你有一個善良的勇敢的心。
所以，瑪利，所以我們在那兒發現了他。
我們認出了他。他們，他們說道：“可是，這是
她的兒女呀！”

哦，我們的母親，因了你的力量和偉大，
我們把他送了來了。看罷。這就是他。

瑪利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山上的人

幾個月來，誰也不知道他的一點消息。
而他却在歸途，却在回向你的路上，
當他快看見到家門時，“她”把他抓去了。
當他快接觸着人生時，“她”把他抓去了，
就是這樣。

瑪利

[177]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山上的人

有睡在這兒的他，祖母。

瑪利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山上的人

有睡在那上面的她

她也是你的孩子，祖母。

瑪利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山上的人

哦，瑪利，哦，你一向最勇敢最善良的瑪利，
你，我們所信仰着的你，你，我們大家的母親，
請你記起來罷，瑪利，還有
那些已死的人，所有那些同他一樣倒在他下
的人。

那些動身去了，而還要死的人，
他們的母親，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兒子，那些

活着的人，

你明白嗎？那些活着的人，請你記起他們來罷，祖母，

你，我們所信仰着的你，也曾信任過我們的你。

瑪利

山上的人，忠實的人，
我記得這個過去，
你的話或者是對的，
可是看看這個冰冷的人罷！

山上的人

祖母，人生的路是長的呀！

瑪利

我已經盡過我應盡的責任了，我的孩子，
我是老了，我的力也盡了。

山上的人

祖母，大家在等待着你呀！

瑪利

可是，我的孩子，看看我的衰老的心罷！
我不是幫助人的人了，
我是需要幫助的人了。

山上的人

睡在這兒的他，祖母，
睡在那上面的她，和我們大家，和那些死者，
都在等待你的幫助，祖母。

瑪利

我記得這個過去，
你的話或者是對的，
哦！我的孩子，
哦！你們，
你們給我送來了，他，無數死者中的一個死者。
孩子們，夜快完了；我的衰老的心
至少會記得你們曾幫助了他；
再會，孩子們，動身罷，願你們平安，
請讓我獨自留在這裡。

三人

再會，祖母。

瑪利

再會。願你們平安。

(三人動身去了。瑪利并不回向死者身傍。坐在門邊一條凳上，她長久地注視着那冰結的曠野。

其時，小路意起了身，輕輕地滑向他父親的屍體所躺着的床去。他倒身跪了下去，把頭伏在被上。他不說話，也不聽見他哭。

這時，祖母轉身站了起來。她看見了她的孫子，向他走去。)

瑪利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路意

祖母，祖母！

瑪利

我的孩子！

我的從此就是唯一的，唯一的小孩子。

路意

祖母，我是確信他會回來的喲！

瑪利

我的有着一個如此勇敢的靈魂的小孩子。

路意

我不會睡覺，祖母。

他們來時，我在聽着。

我明白了這就是他，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祖母！

瑪利

別說得太響，我的孩子。

……你媽媽也在睡覺；

她必得休息呢。

路意

祖母，我都聽見了：

不要留下我們孤伶伶地，祖母！

瑪利

你有你的在睡覺的媽媽，

她黎明時就會醒來。

路意

不要留下我們孤伶伶地，祖母！

瑪利

你是這樣勇敢，我的孩子，
你已經這樣強而有力！

路意

不要留下我們孤伶伶地，祖母！

（瑪利把孩子重引回向父親的床。同他適纔一樣，
她跪下，他也跪下。兩人都一聲不響，接着，她重
新起來。）

瑪利

一個小孩獨自一個留在一個死者床頭。
這兒有着如許如許的往事！

（靜默。向門走去。）

天下要說的事是如何的多嘍！

（她向舞台最後看了一次。）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要回頭……他睡覺
了！

(她到了門前,就像她準備出去似的。接着,她緩緩地走了回來,重新坐下。)

我不能夠……我不知道……

(她走向死者的床,睡覺了的孩子身邊。)

我是如此老了,幾乎到了墓門前面,我也一樣。

他們,他們能復活嗎?

我還能幫助他們嗎?

告訴我罷,你,逝者。

(靜默。曙光開始在生。)

老婦俯身向小孩子,扶他起來,半抱半扶,把他搬到他的床上。她默默地注視了他一會。)

睡罷。你要生活下去。我們要幫助你。

(接着她上了扶梯,叩了叩頂樓的門,用一種微加壓抑的聲音叫喊。)

安娜……安娜……起來罷,天亮了。是時候了,
起來罷。

1930 3 25 付排
1930 4 15 出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實價六角五分

1万

7/